

北史

傳十七之九

漢書門類			
五六	一	號	類
四	五	函	
三	九	架	
三	〇	冊	

內閣文庫			
五六	〇	一	漢書
三	三	〇	
三	〇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601
冊數	30 (10)	
函號	280	81

0 1 2 3 4 5 6 7 8 9 10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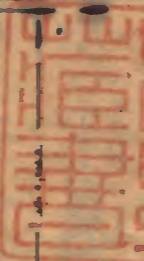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列傳第十七



司馬休之

司馬楚之 曾孫裔
司馬叔璠

劉昶

蕭寶夔 兄子贊

蕭正表

蕭祗

蕭退

蕭泰

北史二十九

淺草文庫

司馬景之
司馬天曉

萬曆十六年刊

北史列傳卷十七

劉邦彩

蕭撫

蕭圓蕭

蕭大園

司馬休之字季豫河內溫人晉宣帝季弟譙王
進之後也晉度江之後進子孫襲封譙王至休
之父恬為鎮北將軍青兗二州刺史天興五年
休之為荊州刺史被桓玄逼逐遂奔慕容德及
玄誅還建業復為荊州刺史休之頗得江漢人
心其子文思繼其兄尚之為譙王謀圖劉裕裕

執送休之令為其所休之表廢文思并與裕書
陳謝神瑞中裕收休之子文寶兄子文祖並殺
之乃討休之休之與魯宗之及宗之子軌起兵
討裕兵敗遂與子文思及宗之奔姚興裕滅姚
泓休之與文思及晉河間王子道賜等數百人
皆將妻子降長孫嵩卒贈征西大將軍右光祿
大夫始平公謚曰聲文思與淮南公國璠池陽
子道賜不平而偽親之國璠性疎直因醉欲外
叛文思告之皆坐誅以文思為廷尉賜爵鬱林

公文思善於其職聽斷百姓不能匿其情進爵
譙王位懷荒鎮將薨

司馬楚之字德秀晉宣弟太常胤之八世孫也
父榮期晉益州刺史為其參軍楊承祖所殺楚
之時年十七送父喪還丹楊會劉裕誅夷司馬
氏叔父宣期兄貞之並遇害楚之乃逃匿諸沙
門中濟江至汝潁間楚之少有英氣能折節待
士及宋受禪規欲報復收衆據長社歸之者常
萬餘人宋武深憚之遣刺客沐謙圖害楚之楚

之待謙甚厚謙夜詐疾知楚之必來欲因殺之
楚之聞謙病果自齋湯藥往省之謙感其意出
匕首於席下以狀告遂委身以事之其推誠信
物得士心皆此類也明元末山陽公奚斤略地
河南楚之遣使請降授荊州刺史奚斤既平河
南以楚之所率人戶分置汝南汝陽南頓新蔡
四郡以益豫州大武初楚之遣妻子內居於鄴
尋徵入朝授安南大將軍封琅邪王以拒宋師
賜前後部鼓吹破宋將到羣之別軍於長社又

與冠軍安頡攻拔滑臺禽宋將朱脩之李元德
及東郡太守申謨俘萬餘人上疏求更進討大
武以兵久勞不從以散騎常侍徵還宋將裴方
明胡崇之寇仇池楚之與淮南公皮豹子等督
關中諸軍擊走方明禽崇之仇池平而還車駕
征蠕蠕楚之與濟陰公盧中山等督運以繼大
軍時鎮北將軍封沓亡入蠕蠕說令擊楚之以
絕糧運蠕蠕乃遣覘楚之軍截驢耳而去有告
失驢耳者楚之曰必覘賊截之為驗耳賊將至

矣乃伐柳為城灌水令凍城立而賊至不可攻
逼乃走散大武聞而嘉之尋拜假節侍中鎮西
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雲中鎮大將朔州刺史
在邊二十餘年以清儉著聞及薨贈征南大將
軍領護西戎校尉揚州刺史謚貞王陪葬金陵
長子寶胤與楚之同入魏拜中書博士鴈門太
守卒楚之後尚諸王女河內公主生子金龍字
榮則少有父風後襲爵拜侍中鎮西大將軍開
府雲中鎮大將朔州刺史吏部尚書薨贈司空

公謚康王金龍初納太尉隴西王源賀女生子
延宗次纂次悅後娶沮渠氏生子徽亮即河西
王沮渠牧犍女太武妹武威公主所生也有寵
於文明太后故以徽亮襲例降為公坐連穆秦
罪失爵卒悅字慶宗歷位豫州刺史時有汝南
上蔡董毛奴者齎錢五千死於道路郡縣人疑
張堤為劫又於堤家得錢五千堤懼掠自誣言
殺至州悅觀色疑其不實引見毛奴兄靈之謂
曰殺人取錢當時狼狽應有所遺得何物靈之

曰唯得一刀削悅取視之曰此非里巷所為也
乃召州內刀匠示之有郭門前曰此刀削門手
所作去歲賣與郭人董及祖悅收及祖詰之及
祖款引靈之又於及祖身上得毛奴所衣皂襦
及祖伏法悅察獄多此類也俄與鎮南將軍元
英攻克義陽詔改梁司州為郢州以悅為刺史
改為豫州刺史論前勲封漁陽子永平元年城
人白早生謀為叛遂斬悅首送梁詔揚州移購
悅首贈青州刺史謚曰莊子子肫襲肫尚宣武

妹華陽公主拜駙馬都尉員外散騎常侍卒贈
滄州刺史子鴻字慶雲性寵武襲爵位都水使
者坐通西魏賜死子孝政襲齊受禪例降胙弟
裔

裔字遵胤少孤有志操起家司徒府參軍事後
為員外散騎常侍大統三年大軍復弘農乃於
溫城送款歸西魏六年授北徐州刺史八年入
朝周文帝嘉之特蒙賞勞頃之河內有四千餘
家歸附並裔之鄉舊乃命領河內郡守令安集

流人十五年周文令山東立義諸將等能率眾
入關者並加重賞裔領戶千室先至周文欲以
封裔裔辭曰立義之士遠歸皇化者皆是其誠
心內發豈裔能率之乎今以封裔便是賣義士
以求榮周文善而從之授帥都督拜其妻元為
襄城郡公主周孝閔帝踐阼除巴州刺史進使
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琅邪縣
伯四年為御正中大夫進爵為公大軍東討裔
與少師楊檟守軹關即授懷州刺史天和初隨

上庸公陸騰討信州反蠻冉令賢等裔自開州
道入先遣使宣示禍福群蠻率服歷信潼二州
刺史六年徵拜大將軍除西寧州刺史未及部
卒於京師裔性清約不事生產所得俸祿並散
之親戚身死之日家無餘財宅宇卑陋喪庭無
所詔為起祠堂焉贈本官加泗州刺史謚曰定
子侃嗣侃字道遠少果勇未弱冠便從戎旅位
樂安郡守以軍功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
司遷兗州刺史未之部卒贈本官加豫州刺史

謚曰惠子運嗣金龍弟躍字寶龍尚趙郡公主
拜駙馬都尉代兄為雲中鎮將拜朔州刺史假
安北將軍河內公表求罷河西苑封丐人墾殖
有司執奏此苑麋鹿所聚大官取給若丐人懼
有所闕躍固請孝文從之還為祠部尚書大鴻
臚卿賴川王師卒楚之父子相繼鎮雲中朔土
服其威德司馬氏桓玄劉裕之際歸北者又有
司馬景之叔璠天助位並崇顯
景之字洪略晉汝南王亮之後明元時歸闕賜

爵蒼梧公加征南大將軍清直有節操卒贈汝南王子師子襲爵景之兄準字巨之以大常未歸魏封新安公除廣甯太守改密陵侯卒子安國襲爵

叔璠晉安平獻王孚之後父曇之晉河間王桓玄劉裕之際叔璠與兄國璠奔慕容超後投姚泓泓滅奔屈正統萬平兄弟俱入魏國璠賜爵淮南公叔璠賜爵冊楊侯

天助自云晉驃騎將軍元顯之子歸闕封東海

公歷青交二州刺史

劉昶字休道宋文帝子也在宋封義陽王位徐州刺史及廢主子業立疑昶有異志昶和平六年遂委母妻携妾吳氏間行降魏朝廷嘉重之尚武邑公主拜侍中征南將軍駙馬都尉封丹陽王歲餘主薨更尚建興長公主皇興中宋明帝使至獻文詔昶與書為兄弟式宋明帝不荅責昶以母為其國妾宜如春秋荀瑩對楚稱外臣之禮尋敕昶更為書辭曰臣若改書事為二

敬猶脩往文彼所不納請停今荅朝廷從之拜
外都坐大官公主復薨更尚平陽長公主昶好
犬馬愛武事入魏歷紀猶布衣皂冠同凶素之
服然呵罵僮僕音雜夷夏雖在公坐諸王每侮
弄之或戾手齧臂至於痛傷笑呼之聲聞于御
聽孝文每優假之不以怪問至於陳奏本國事
故語及征役則歛容涕泗悲動左右而天性褊
躁喜怒不恒每至威忿楚朴特苦引待南士禮
多不足緣此人懷畏避太和初轉內都坐大官

及齊初詔昶與諸將南伐路經徐州哭拜其母
舊堂哀感從者乃徧循故居處處隕涕左右亦
莫不酸鼻及至軍所將臨陣四面拜諸將士自
陳家國滅亡蒙朝廷慈覆辭理切至聲氣激揚
涕泗橫流三軍咸為感歎後昶恐雨水方降表
請還師從之又加儀同三司領儀曹尚書於時
改革朝儀詔昶與蔣少游專主其事昶條上舊
式略不遺忘孝文臨宣文堂引武興王楊集始
入宴詔昶曰集始邊方之酋不足以當諸侯之

禮但王者不遺小國之臣故勞公卿於此又為
中書監開建五等封昶齊郡公加宋王之號十
七年孝文臨經武殿大議南伐語及劉蕭篡奪
之事昶每悲泣不已帝亦為之流涕禮之彌崇
十八年除使持節都督吳越楚彭城諸軍事大
將軍開府鎮徐州昶頻表辭大將軍詔不許及
發帝親餞之命百僚賦詩贈昶又以其文集一
部賜昶帝因以所製文筆示之曰時契勝殘事
鍾文業雖則不學欲能不能脫思一見故以相

示雖無足味聊復為一笑耳其重昶如是自昶
背彭城至是久矣昔齊宇山池竝尚存立昶更
脩繕還處其中不能綏邊懷物撫接義故而閨
門喧猥內外姦雜舊吏莫不慨歎預營墓於彭
城西南與三公主同塋而異穴發石累之墳崩
壓殺十餘人後復移改公私費害十九年昶朝
京師孝文臨光極堂大選曰國家昔在恒代隨
時制宜非通世之長法或言唯能是寄不必拘
門朕以為不然何者清濁同流混齊一等君子

小人名品無別此殊為不可我今八族以上士
人品第有九九品之外小人之官復有七等若
苟有其人可起家為三公正恐賢才難得不可
止為一人混我典制故令班鏡九流使千載之
後我得髣像唐虞卿等依倚元凱及論大將軍
帝曰劉昶即其人也後給班劍二十人薨於彭
城孝文為之舉哀給温明祕器贈假黃鉞大傅
領揚州刺史加以殊禮備九錫給前後部羽葆
鼓吹依晉琅邪王由故事謚曰明昶嫡子承緒

主所生也少而疴疾尚孝文妹形城長公主為
駙馬都尉先昶卒承緒子暉字重昌為世子襲
封尚宣武第二姊蘭陵長公主主嚴妬暉嘗私
幸主侍婢有身主笞殺之剖其孕子節解以草
裝實婢腹裸以示暉暉遂忿憾疎薄公主公主
姊因入聽講言其故於靈太后太后敕清河王
懌窮其事懌與高陽王雍廣平王懷奏其不和
狀請離婚削除封位太后從之公主在宮內周
歲雍等屢請聽復舊義太后流涕送公主誠令

王光初暉又私淫張陳二氏女公主更不
無忌重姑陳留公主共將扇獎與暉復致忿諍
暉推主墜牀手脚毆陷主遂傷胎暉懼罪逃逸
靈太后召清河王懌決其事二家女髡笞付宮
兄弟皆坐鞭刑徙配敦煌為兵主因傷致薨太
后親臨慟哭舉哀太極東堂出葬城西太后親
送數里盡哀而還後執暉於河內溫縣幽于司
州將加死刑會赦免後復其官爵遷征虜將軍
中散大夫卒家遂衰頓

蕭寶寅字智亮齊明帝第六子廢主寶卷之母
弟也在齊封建安王及和帝立改封鄱陽王梁
武克建業以兵守之將加害焉其家閹人顏文
智與左右麻拱黃神密計穿墻夜出寶寅具小
船於江岸脫本衣服着烏布襦罽繫千許錢潛
赴江畔躡躡徒步脚無全皮防守者至明追之
寶寅假為釣者隨流上下十餘里追者不疑待
散乃度西岸遂委命投華文榮文榮與其從天
龍惠連等三人棄家將寶寅遁匿山澗賃驢乘

之晝伏宵行景明二年至壽春東城戍戍主杜
元倫推檢知寶蕭氏子以禮延待馳告揚州刺
史任城王澄澄以車馬侍衛迎之時年十六徒
步憔悴見者以為掠賣生口也澄待以客禮乃
請喪君斬衰之服澄遣人曉示情禮以喪兄之
制給其齊衰寶寅從命澄率官僚赴弔寶寅居
處有禮不飲酒食肉輟啖簡言一同極哀之節
壽春多其故義皆受慰唁唯不見夏侯一族以
其同梁故也改日造澄澄深器重之及至京師

宣武禮之甚重伏訴闕下請兵南伐雖遇暴風
大雨終不暫移是年梁江州刺史陳伯之與其
長史褚胄等自壽春歸降請軍立效帝謂伯之
所陳時不可失以寶寅懇誠除使持節都督東
揚州刺史鎮東將軍丹陽郡公齊王配兵一萬
令據東城待秋冬大舉寶寅明當拜命其夜慟
哭至晨備禮策授賜車馬什物事從豐厚猶不
及劉昶之優渥也又任其募天下壯勇得數千
人以文智等三人為積弩將軍文榮等三人為

彊弩將軍竝為軍主寶寅雖少羈寓而志性雅
重過碁猶絕酒肉慘悴形色蔬食麤衣未嘗嬉
笑及被命當南伐貴要多相憑托門庭賓客若
市而書記相尋寶寅接對報復不失其理正始
元年寶寅行達汝陰東城已陷遂停壽春之柩
賢寺逢梁將姜慶貞內侵圍逼壽春寶寅率眾
力戰破走之寶寅勇冠三軍聞見者莫不壯之
還改封梁郡公及中山王英南伐寶寅又表求
征與英頻破梁軍乘勝攻鍾離淮水汎溢寶寅

與英狼狽引退士卒死沒者十四五有司奏處
以極法詔恕死免官削爵還第尋尚南陽長公
主公主有婦德寶寅盡雍和之禮雖好合而敬
事不替寶寅每入室公主必立以待之相遇如
賓自非太妃疾篤未曾歸休寶寅器性溫順自
處以禮奉敬公主內外諧穆清河王懌親而重
之永平四年盧昶克梁朐山戍以琅邪戍主傅
文驥守之梁師攻文驥昶督眾軍救之詔寶寅
為使持節假安南將軍別將長驅往赴授昶節

度寶寅受詔泣涕橫流哽咽良久後袒軍敗唯
寶寅全師而還延昌初除瀛州刺史復其齊王
遷冀州刺史及大乘賊起寶寅遣軍討之頻為
賊破臺軍至乃滅之靈太后臨朝還京師梁將
康絢於浮山堰淮以灌揚徐除寶寅使侍節都
督東討軍事鎮東將軍以討之復封梁郡公熙
平初梁堰既成淮水將為揚徐之患寶寅乃於
堰上流更鑿新渠水乃小減乃遣壯士千餘人
夜渡淮燒其竹木營聚破其三壘火數日不滅

又分遣將破梁將垣蓋孫張僧副等於淮北仍
度淮南焚梁徐州刺史張豹子等十一營及還
京師為殿中尚書寶寅之在淮堰梁武寓書招
誘之寶寅表送其書陳其忿毒之意志存雪復
屢請居邊神龜中為都督徐州刺史車騎大將
軍乃起學館於清東朔望引見士姓子弟接以
恩顏與論經義勤於聽理吏人愛之正光二年
徵為尚書左僕射善於吏職甚有聲名四年上
表曰竊惟文武之名在人之極地德行之稱為

生之最首忠貞之美立朝之譽仁義之號處身
之端自非職惟九官任當四獄授曰爾諧讓稱
俞往將何以克厭大名允茲令問自比以來官
罔高卑人無貴賤皆飾辭假說用相褒舉求者
不能量其多少與者不能覈其是非遂使冠履
相貿名實皆爽謂之考功事同汎陟紛紛漫漫
焉可勝言又在京之官積年十考其中或所事
之主遷移數四或所奉之君身亡廢絕雖當時
文簿記其殿最日夕月遙散落都盡累年之後

方求追訪無不苟相悅附共為唇齒飾垢掩疵
妄加丹素趣令得階而已無作顧惜賢達君子
未免斯患中庸已降夫復何論官以求成身以
請立上下相蒙莫斯為甚又勤恤人隱咸歸守
令厥任非輕所責實重然及其考課悉以六載
為約既而限滿代還復經六年而叙是則歲周
十二始得一階於東南兩省文武閑職公府散
佐無事冗官或數旬方應一直或朔望止於暫
朝及其考日更得四年為限是則一紀之中便

登三級。彼以實勞劇任而遷貴之路至難。此以散位虛名而升陟之方甚易。何內外之相懸。令厚薄之若此。孟子曰：仁義忠信，天爵也；公卿大夫，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故雖文質異時，滂隆殊世，莫不寶茲名器，不以假人。是以賞罰之科，恒自持也。乃至周之藹藹五叔，無官漢之察察館陶，徒請誠以賞罰一差，則無以懲勸。至公暫替，則覬覦相欺。故至慎至惜，殷勤若此。况乎親非肺腑，才乖秀逸，或充單介之

使始無汗馬之勞，或說興利之規，終縣十一之潤，皆虛張無功。妄指羸益，坐獲數階之官。籍成通顯之貴，於是巧詐萌生，偽辯鋒出。後萬慮以求榮，開百方而逐利。抑之則其流已往，引之則有何紀極。夫琴瑟在於必和，更張求其適調。去者既不可追，來者猶或宜改。案周官太宰之職，歲終則令官府各正所司，受其會計，聽其事，致而詔於王。三歲則大計群吏之政，而誅賞之。愚謂今可相依其準，見居官者每歲終本曹皆明

辯在官日月具覈才行能否審其實用而注其
上下游辭宥說一無取焉列上尚書覆其合否
如此紕繆即正而罰之不得方復推詰委下容
其進退既定其優劣善惡交分經奏之後考功
曹別書於黃紙油帛一通則本曹尚書與令僕
印署留於門下一通則以侍中黃門印署掌在
尚書嚴加緘密不得開視考績之日然後對共
裁量其外內考格裁非庸管乞求博議以為畫
一若殊謀異策事關廢興遐邇所談物無異議

者自可臨時斟酌匪拘恒例至如援流引比之
訴貪榮求級之請如不限以關鍵肆其旁通則
蔓草難除涓流遂積穢我彝章撓茲大典謂宜
明加禁斷以全至化詔付外博議以為永式竟
無所改時梁武弟子西豐侯正德來降寶寅表
曰正德既不親親安能親人脫包此凶醜寘之
列位百官是象其何誅焉臣釁結禍深痛纏骨
髓日暮途遙報復無日豈區區於一豎哉但才
雖庸近職居獻替愚衷寸抱敢不申陳正德既

至京師朝廷待之尤薄歲餘還叛初秦州城人薛伯珍劉慶杜遠等反執刺史李彥推莫折大提為首自稱秦王大提尋死其第四子念生竊號天子年曰天建置官僚以息阿胡為太子其兄阿倪為西河王弟天生為高陽王伯珍為東郡王安保為平陽王天生率眾出隴東遂寇雍州屯於黑水朝廷甚憂之除寶寅開府西道行臺為大都督西征明帝幸明堂以餞之寶寅與大都督崔延伯擊天生大破之追奔至小隴進

討高平賊帥万俟醜奴於安定更有負捷時有天水人呂伯度兄弟始共念生同逆後與兄眾保於顯親聚眾討念生戰敗奔於胡琛琛以伯度為大都督秦王資其士馬還征秦州大破念生將杜榮於成紀又破其金城王莫折普賢於永洛城遂至顯親念生率眾身自拒戰又大敗伯度乃背胡琛遣其兄子忻和率騎東引大軍念生事迫乃詐降於寶寅朝廷嘉伯度立義之功授涇州刺史平秦郡公而大都督元脩義高

韋停軍隴口久不西進念生復反伯度為醜奴
所殺故賊勢更甚寶黃不能制孝昌二年除寶
黃侍中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假大將軍尚書
令給前後部鼓吹寶黃初自黑水終至平涼與
賊相對年年攻擊賊亦憚之關中保全寶黃之
力三年正月除司空公出師既久兵將疲弊是
月大敗還雍州有司處寶黃死罪詔恕為編戶
四月除征西將軍雍州刺史開府西討大都督
自關以西皆受節度九月念生為其常山王杜

粲所殺合門皆盡粲降寶黃十月除尚書令復
其舊封時山東關西寇賊充斥王師屢北人情
沮喪寶黃自以出師屢年糜費尤廣一旦覆敗
慮見猜責內不自安朝廷頗亦疑阻及遣御史
中尉酈道元為關中大使寶黃謂密欲取已將
有異圖問河東柳楷楷曰大王齊明帝子天下
所屬今日之舉實允人望且謠言鸞生十子九
子歿一子不歿關中亂武王有亂臣十人亂者
理也大王當理關中何所疑慮道元行達陰盤

驛寶寅密遣其將郭子恢等攻殺之而詐收道
无尸表言白賊所害遂反僭舉大號大赦其部
內稱隆緒元年立百官詔尚書僕射行臺長孫
承業討之時北地毛鴻賓與其兄遐紀率鄉義
將討寶寅寶寅遣其將侯終德往攻遐終德還
圖寶寅軍至白門寶寅始覺與終德戰敗攜公
主及其少子與部下百餘騎從後門出遂奔方
侯醜奴醜奴以寶寅為太傅尔朱天光遣賀拔
岳等破醜奴於安定追禽醜奴及寶寅並送京

師詔置閭闔門外都街中京師士女聚觀凡經
三日吏部尚書李神雋黃門侍郎高道穆竝與
寶寅素舊二人相與左右言於莊帝云其逆迹
事在前朝真將救免會應詔王道習時自外至
莊帝問道習在外所聞道習曰唯聞陛下欲不
殺蕭寶寅人云李尚書高黃門與寶寅周款竝
居得言之地必能全之道習因曰若謂寶寅逆
在前朝便將恕之敗在長安為醜奴太傅豈非
陛下御曆之日賊臣不翦法欲安施帝然其言

乃於太僕駝牛署賜死將刑神雋携酒就之叙
故舊因對之下泣寶寅夷然自持了不憂懼唯
稱推天委命恨不終臣節公主攜男女就寶寅
訣別慟哭極哀寶寅亦色貌不改寶寅三子皆
公主所生並凡劣長子烈復尚明帝妹建德公
王拜駙馬都尉坐寶寅反伏法次子權與小子
凱射戲凱矢激中之死凱妻長孫承業女也輕
薄無禮公主數加罪責凱竊銜恨妻或復說之
天平中凱遣奴害公主乃輟凱於東市妻梟首

家遂滅寶寅兄子贊

贊字德文本名綜初梁武滅齊廢主東昏侯
寶卷宮人吳氏始孕匿不言及生贊梁武以為
己子封豫章王及長學涉有才思其母告之以
實贊晝則談譎夜則銜悲涕泣有濟陰苗文寵
安定梁詒贊曲加禮接割血自誓布以心腹寵
詒感其情義深相然諾會元法僧以彭城叛入
梁梁武命贊都督江北諸軍事鎮彭城時明帝
遣安豐王延明臨淮王彧討之贊與寵詒夜奔

延明孝昌銜悲秋屈于洛陽陞見後就館舉哀
追服三載實寅時在關西遣使觀察問其形貌
歛眉悲感朝廷賞賜豐渥禮遇隆厚授司空封
高平郡公丹楊主及實寅反贊怖欲奔白鹿山
至河橋為北中所執朝議明其不相干預仍蒙
慰免建義初轉司徒遷太尉尚帝姊壽陽長公
主拜駙馬都尉出為都督齊州刺史驃騎大將
軍開府儀同三司實寅見龔贊拜表請實寅命
介朱兆入洛為城人趙洛周所逐公主被錄送

京介朱世隆欲相凌逼公主守操被害贊既棄
州為沙門潛詣長白山未幾至陽平病卒贊機
辯文義頗有可觀而輕薄倣儻猶有父風晉泰
初迎其喪以王禮與公主合葬嵩山元象初吳
人盜其喪遠江東梁武猶以為子祔葬蕭氏墓
焉贊江南有子在魏無後

蕭正表字公儀梁武帝弟臨川王宏之子也在
梁封山陰縣侯位北徐州刺史鎮鍾離正表長
七尺九寸雖質貌豐美而性理短暗初梁武未

有子以正表兄西豐侯正德為子及自有子正德歸本私懷忿憾以正光三年背梁歸魏魏朝以其人才庸劣不禮焉尋逃歸梁梁武不之罪封為臨賀王侯景將濟江知正德有恨密與交通推許為主正德以船迎之景度攻揚州正表聞正德為侯景所推盤桓不赴援景尋以正表為南兖州刺史封南郡王正表遂於歐陽立柵斷梁援軍南兖州刺史南康王蕭會理遣兵擊破之正表走還鍾離以武定七年據豫州內屬

封蘭陵郡王尋除侍中太子太保開府儀同三司薨贈司空公謚曰昭烈子廣壽

蕭祗字敬式梁武帝弟南平王偉之子也少聰敏美容儀在梁封定襄縣侯位東揚州刺史于時江左承平政寬人慢祗獨莅以嚴切梁武悅之遷北兖州刺史太清二年侯景圍建鄴祗聞臺城失守遂來奔以武定七年至鄴齊文襄令魏收邢邵與相接對歷位太子少傅領平陽王師封清河郡公齊天保初授右光祿大夫領國

龍

子祭酒時梁元帝平侯景復與齊通好文宣欲
放祗等還南俄而西魏克江陵遂留鄴卒贈中
書監車騎大將軍揚州刺史子放字希逸隨祗
至鄴祗卒放居喪以孝聞所居廬室前有二慈
烏來集各據一樹為巢自午以前馴庭飲啄午
後更不下樹每臨時舒翅悲鳴全似哀泣家人
則之未嘗有闕時以為至孝之感服闋龍爵武
平中待詔文林館放性好文詠頗善丹青因此
在宮中披覽書史及近世詩賦監畫工作屏風

等雜物見知遂被眷待累遷太子中庶子散騎

常侍

蕭退梁武帝弟司空鄱陽王恢之子也退在梁
封湘潭侯位青州刺史建業陷與從兄祗俱入
東魏齊天保中位金紫光祿大夫卒子慨深沉
有體表好學善草隸書南士中稱為長者歷著
作佐郎待詔文林館卒於司徒從事中郎

蕭泰字世怡亦恢之子也在梁封豐城侯位譙
州刺史侯景襲而陷之因被執尋逃至江陵梁

光帝平侯京以泰為兼太常卿桂陽內史未至
郡屬于謹平江陵遂隨兄修佐郢州及修卒即
以泰為刺史湘州刺史王琳襲泰泰以州輸琳
時陳武帝執政徵為侍中不就乃奔齊為永州
刺史保定四年大將軍權景宣略地河南泰遂
歸西魏以名犯周文帝諱稱字焉拜開府儀同
三司封義興郡公授蔡州刺史政存簡惠深為
吏人所安卒官子寶嗣寶字季珍美風儀善談
笑未弱冠名重一時隋文帝輔政引為丞相府
典籤開皇中至吏部侍郎後坐太子勇事誅時
人寃之

蕭撫字智遐梁武帝弟安成王秀之子也性溫
裕有儀表在梁封永豐縣侯東魏遣李諧盧元
明使梁梁武帝以撫辭令可觀令兼中書侍郎
受幣於賓館歷黃門侍郎累遷東巴西梓潼二
郡守及侯景作亂武陵王紀稱尊號時宗室在
蜀唯撫一人封撫秦郡王紀率眾東下以撫為
尚書令征西大將軍都督益州刺史守成都又

令梁州刺史楊乾運守潼州周文帝知蜀兵寡弱遣大將軍尉遲迥搃衆討之迥入劔閣長驅至成都搗見兵不滿萬人而倉庫空竭於是率文武於益州城北共迥升壇歃血立盟以城歸魏授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封歸善縣公周明帝踐阼進爵黃臺郡公武成中明帝令諸文儒於麟趾殿校定經史仍撰世譜搗亦豫焉尋以母老兼有疾疹請在外著書詔許之保定元年授禮部中大夫又以歸款功別賜食多陵縣五百

戶收其租賦三年出為上州刺史為政以禮讓為本嘗至元日獄中囚繫悉放歸家聽三日然後赴獄王者爭之搗曰昔王長虞延見稱前史吾雖寡德竊懷景行以之獲罪彌所甘心諸囚荷恩並依限而至吏人稱其惠化秩滿回還部人季漆等三百餘人上表乞留更兩載詔雖不許甚嘉美之及搗入朝屬置露門學武帝以搗與唐瑾元偉王褒等四人俱為文學博士搗以母老表請歸養私門帝弗許尋以母憂去職歷

少保少傅改封蔡陽郡公卒武帝舉哀於正武
殿贈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少傅益州刺史謚
曰襄撫善草隸書名亞王褒算數醫方咸亦留
意所著詩賦雜文數萬言頗行於世子濟字德
成少仁厚頗好屬文為東中郎將從撫入朝周
孝閔帝踐阼除中外府記室後至蒲陽郡守
蕭圓肅字明恭梁武帝之孫武陵王紀之子也
風度淹雅敏而好學紀稱尊號封宜都王除侍
中紀下峽令圓肅副蕭撫守成都及尉遲迥至

與撫俱降授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封安化縣公
周明帝初進棘城郡公以歸款勲別賜食思君
縣五百戶收其租賦後拜咸陽郡守甚有政績
尋改授太子少傅作少傅箴太子見而悅之致
書勞問改授豐州刺史尋進位上開府儀同大
將軍歷司宗中大夫洛州刺史進位大將軍隋
開皇初授具州刺史以母老請歸就養許之卒
於家有文集十卷又撰時人詩筆為文海四十
卷廣堪十卷淮海離亂志四卷行於世

蕭大園字仁顯梁簡文帝第二子也幼而聰敏年四歲能誦三都賦及孝經論語七歲居母喪便有成人性梁大寶元年封樂梁郡王丹楊尹屬侯景弒簡文大園潛遁獲免景平歸建業時喪亂之後無所依乃寓居善覺佛寺人有以告主僧辯乃給船餼得往江陵梁元帝見之甚悅賜以越衫胡帶改封晉熙郡王除琅邪彭城二郡太守時大園兄汝南王大封等猶未通謁元帝性忌刻甚恨望之乃使大園召之大園即

日曉諭兩兄相繼出謁元帝乃安之大園恐讒慝生乃屏絕人事門客左右不過三兩人不安遊狎尤姊間止牋疏而已恒以讀詩禮書易為事元帝嘗自問五經要事數十條大園詞約指明應荅無滯帝甚歎美之因曰昔河間好學爾既有之臨淄好文爾亦兼之然有東平為善彌高前載及于謹軍至元帝乃令大封充使請和

大園副焉其實質也出至軍所信宿元帝降魏恭帝二年大園至長安周文帝以客禮待之保

定二年大封爲晉陵縣公大園始寧縣公尋加
大園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俄而開麟趾殿招
集學士大園預焉梁武帝集四十卷簡文集九
十卷各止一本江陵平後竝藏秘閣大園入麟
趾方得見之乃手寫二集一年竝畢識者稱歎
之大園深信因果心安閑放嘗云拂衣褰裳無
吞舟之漏網挂冠縣節慮我志之未從儻獲展
禽之免有美慈明之進如蒙北叟之放實勝濟
南之徵其故何哉夫閭閻者有優游之美朝廷

者有簪佩之累蓋由來久矣留侯追蹤於松子
陶朱成術於辛文良有以焉况乎智不逸群行
不高物而欲辛苦一生何其僻也豈如知足知
止肅然無累北山之北棄絕人間南山之南超
踰世網面脩原而帶流水倚郊甸而枕平臯築
蝸舍於叢林構環堵於幽薄近瞻烟霧遠睇風
雲藉纖草以蔭長松結幽蘭而援芳桂仰翔禽
於百仞俯泳鱗於千尋果園在後開窓以臨花
卉蔬圃居前坐簷而看灌圃二頃以供饘粥十

畝以給絲麻侍兒五三可充絰織家僮數四足
代耕耘沽酪牧羊協潘生之志畜雞種黍應莊
叟之言穫菽尋汜氏之書露葵徵尹君之錄烹
羔豚而介春酒迎伏臘而候歲時披良書採至
賾歌纂纂唱烏烏可以娛神可以散慮有朋自
遠揚權古今田畷相過劇談稼穡斯亦足矣樂
不可支永保性命何畏憂責豈若蹙足入絆申
頸就羈遊帝王之門趨宰衡之勢不知飄塵之
少選寧覺千祀之斯須萬物營營靡存其意天

道昧昧安可問哉嗟乎人生若浮朝露寧俟長
繩繫景寔所願言執燭夜遊驚其迅邁百年幾
何擊跽曲拳四時如流俛首躡足出處無成語
默奚當辨直丘明所恥抑亦宜尼恥之建德四
年除滕王道友道嘗問大園曰吾聞湘東王作
梁史有之乎餘傳乃可抑揚帝紀奚若隱則非
實記則攘羊對曰言之妄也如使有之亦不足
怪昔漢明為世祖紀章帝為顯宗紀殷鑒不遠
足為成例且君子之過如日月之蝕彰於四海

安得而隱之。蓋子為父隱，直在其中。諱國之惡，
抑又禮也。道乃大笑。後大軍拔晉州，或問大園
師遂克，不對曰：高歡昔以晉州肇基偽迹，今本
既拔矣，能無亡乎？所謂君以此始，亦以此終。居
數月，齊氏果滅。聞者以為知言。隋開皇初，拜內
史侍郎，卒於西河郡守。撰梁舊事三十卷，寓記
三卷，士喪儀注五卷，要決兩卷，并文集二十卷。
大封位開府儀同三司，陳州刺史。

論曰：諸司馬以亂亡歸命，楚之最可稱乎。其餘
碌碌未足論也。而以往代遺緒，竝當位遇，可謂
幸矣。劉昶猜疑懼禍，蕭寶實亡破之餘，竝潛骸
窟影，委命上國，俱稱曉了。盛當位遇，雖有枕戈
之志，終無鞭墓之成。昶諸子狂踈，喪其家業，實
實背恩忘義，梟鏡其心。蕭贊臨邊脫身，晚去讎
賊，寵祿頓臻，顛狽旋至。信吉凶之相倚也。梁氏
云季子弟奔亡，正表動不由仁，胡顏之甚。祗退
秦撫圓肅，大園等雖羈旅異國，而終享榮名，非
素有鎡基，懷文抱質，亦何能至於此也。方武陵

擁眾東下任撫以蕭何之事君臣之道既篤家
國之情亦隆金石不足比其心河水不足明其
誓及魏安之至城下旬日而智力俱竭委金湯
而不守舉庸蜀而來王若乃見機而作誠有之
矣守節沒齒則未可焉

甲寅十一月十五日一見

林學老

列傳第十七

北史二十九

列傳第十八

北史三十

盧玄

玄孫思道

昌衡

盧柔

子愷

盧觀

弟仲宣

教彪

盧同

子斐

兄子景裕

景裕弟辯

盧誕

光

光從弟勇

盧玄字士真范陽涿人也曾祖諶晉司空劉琨
從事中郎祖偃父邈並仕慕容氏偃為營丘太
守邈為范陽太守皆以儒雅稱神嘉四年太武

辟召天下儒雋以玄為首授中書博士遷侍郎
本州大中正使馮弘稱臣請附外兄司徒崔浩
每與言輒歎曰對子真使我懷古之情更深浩
大欲齊整人倫分明姓族玄曰創制立事各有
其時樂為此者詎幾人也宜三思浩當時雖無
以異之竟於不納浩敗頗亦由此後賜爵固安
子散騎常侍使宋宋文帝與之言嘉歎良久曰
中郎卿曾祖也還遇疾歸鄉卒贈平東將軍幽
州刺史固安侯謚曰宣子度世字子遷幼聰達

有計數為中書學生應選東宮弱冠與從兄遷
俱以學行為時流所重遷特為崔浩所敬位至
尚書光祿大夫范陽子度世後以崔浩事棄官
逃於高陽鄭羆家羆匿之使者因羆長子將加
捶楚羆誠之曰君子殺身以成仁汝雖死勿言
子奉父命遂被拷掠乃至火爇其體因以物故
卒無所言度世後令弟娶羆妹以報其恩太武
臨江宋文使其殿上將軍黃延年至帝問曰盧
度世坐與崔浩親通逃命江表應已至彼延年

對曰都下無聞當必不至帝詔東宮赦度世宗族逃亡籍沒者度世乃出拜中書侍郎襲爵興安初兼太常卿立保太后父遼西獻王廟進爵為侯後除散騎侍郎使宋應對宋侍中柳元景失衷還被禁劾經年乃釋除濟州刺史州接邊境將士數相侵掠度世乃禁勒所統還其俘虜二境以寧後坐事免尋除青州刺史未拜卒謚曰惠四子伯源敏昶尚之初玄有五子唯度世嫡餘皆別生崔浩之難其庶兄弟恒欲害之度

世常深忿恨及度世有子每誠絕妾孽以防後患至伯源兄弟婢妾生子雖形貌相類皆不舉接為識者所非伯源小名陽烏性溫雅寡欲有祖父風敦尚學業閨門和睦襲侯爵降為伯累加秘書監本州大中正時孝文帝將立馮太后問伯源請更簡上帝曰以先后之姪朕意已定伯源曰雖奉敕如此然臣心實有未盡及朝臣集議執意如前馮誕有盛寵深以為恨伯源不以介懷及孝文議伐齊伯源表以為萬乘親戎

轉運難繼詔雖不從而優荅之尋以齊武帝殂
停師時涇州羌叛殘破城邑伯源以步騎六千
號三萬徐行而進未經三旬賊衆逃散降者數
萬口唯梟首惡餘悉不問詔兼侍中初伯源年
十四嘗詣長安將還餞送者五十餘人別於渭
北有相者扶風人王達曰諸君皆不如此盧郎
雖位不副實然得聲名甚盛望踰公輔後二十
餘年當制命關右願不相忘此行也相者年過
八十詣軍門請見言叙平生未幾守儀曹尚書

及齊雍州刺史曹武請降乃以伯源為使持節
安南將軍督前鋒諸軍徑赴樊鄧辭以儒生不
行軍事帝不許伯源曰臣恐曹武為周魴耳陛
下宜審之武果偽降伯源乃進攻赭陽師敗坐
免官爵尋遭母憂服闋兼太尉長史後為徐州
京兆王愉兼長史愉時年少事無巨細多決於
伯源伯源以誠信御物甚得東南人和南徐州
刺史沈陵密謀叛伯源屢有表聞朝廷不納陵
果逃叛陵之餘黨伯源皆撫而赦之唯歸罪於

陵由是衆心乃安。景明初卒於秘書監。年四十八。贈幽州刺史。復本爵。固安伯。謚曰懿。初。諶父志法鍾繇書。子孫傳業累世。有能名。至邈以上兼善草跡。伯源習家法。代京宮殿多其所題。白馬公崔宏亦善書。世傳衛瓘體。魏初工書者。崔盧二門。伯源與李冲特相友善。冲重伯源門風。伯源私冲才官。故結為婚姻。往來親密。至於伯源。荷孝文意。遇頗亦由冲。伯源有八子。長子道將。字祖業。應襲父爵。而讓弟八弟道舒。詔不許。

道將引清河王國常侍韓子熙讓弟采魯陽男之例。詔乃許之。道將涉獵經史。風氣蹇諤。頗有文才。為一家後來之冠。諸父並敬憚之。彭城王勰任城王澄皆虛衿相待。勰為中軍大將軍。辟行參軍。累遷燕郡太守。道將下車。表樂毅霍原之墓。為之立祠。優禮儒生。厲勸學業。敷課農桑。墾田歲倍。卒於司徒司馬。贈太常卿。謚曰獻。所為文筆數十篇。子懷祖。太學博士。員外散騎侍郎。卒。子莊。少有美名。位都水使者。卒。官懷祖弟。

懷仁字子友涉學有辭性恬靜蕭然有閑雅致
歷太尉記室弘農郡守不之任卜居陳留界所
著詩賦銘頌二萬餘言撰中表實錄二十卷懷
仁有行檢善與人交與琅邪王衍隴西李壽之
情好相得常語衍云昔太丘道廣許劭知而不
顧松生峭立鍾會遇而絕言吾處季孟之間去
其太甚衍以為然子孝卿有學尚仕隋位御史
撰後魏紀三十卷貞觀中位石門令東宮學士
道將弟道亮字仲業隱居不仕子思道

思道字子行聰爽俊辯通侷不羈年十六中山
劉松為人作碑銘以示思道思道讀之多所不
解乃感激讀書師事河間邢子才後復為文示
松松不能甚解乃喟然歎曰學之有益豈徒然
哉因就魏收借異書數年間才學兼著然不持
操行好輕侮人物齊天保中魏史成思道多所
非毀由是前後再被笞辱因而落泊不調後左
僕射楊遵彥薦之於朝解褐司空行參軍長兼
員外散騎侍郎直中書省文宣帝崩當朝文士

各作挽歌十首擇其善者而用之魏收陽休之
祖孝徵等不過得一二首唯思道獨有八篇故
時人稱為八米盧郎後漏泄省中語出為丞相
西閤祭酒歷太子舍人司徒錄事參軍每居官
多被譴辱後以擅用庫錢免歸家嘗於薊北悵
然感慨為五言詩見意世以為工後為給事黃
門侍郎待詔文林館周武帝平齊授儀同三司
追赴長安與同輩陽休之等數人作聽蟬鳴篇
思道所為詞意清切為時人所重新野史信編

覽諸同作者而深歎美之未幾母疾還鄉遇同
郡祖英伯及從兄昌期等舉兵作亂思道預焉
柱國宇文神舉討平之思道罪當斬已在死中
神舉素聞其名引令作露布援筆立成文不
加點神舉嘉而宥之後除掌教上士隋文帝為
丞相遷武陽太守位下不得志為孤鴻賦以寄
其情其序曰余志學之歲自鄉里遊京師便見
識知音歷受羣公之眷年登弱冠甫就朝列談
者過誤遂竊虛名通人揚令君邢特進以下皆

分庭致敬倒屣相接翦拂吹噓長其光價而才
本駑拙性實踈懶勢利貨殖淡然不營雖籠絆
朝市且三十載而獨往之心未始去懷抱也攝
生舛和有少氣疾分符坐嘯作守東原洪河之
湄沃野彌望囂務既屏魚鳥為鄰有離群之鴻
為羅者所獲野人馴養貢之於余置諸池庭朝
夕賞翫既用銷憂兼以輕疾大易稱鴻漸於陸
羽儀盛也揚子曰鴻飛冥冥騫翥高也淮南子
云東歸碣石違溽暑也平子賦南翔衡陽避祁

寒也若其雅步清音遠心高韻鶴鸞已降罕見
其儔而鍛翮墻陰偶影獨立唼喋糝稗雞鴛為
伍不亦傷乎余五十之年忽焉已至永言身事
慨然多緒乃為之賦聊以自慰云開皇初以母
老表請解職優詔許之思道恃才地多所陵轢
由是官途淪滯既而又著勞生論指切當世歲
餘奉詔郊勞陳使頃之遭母憂未幾起為散騎
侍郎參內史侍郎事于時議置六卿將除大理
思道上奏曰省有駕部寺留太僕省有刑部寺

除大理斯則重畜產而賤刑名誠為不可又陳
 殿庭非杖罰之所朝臣犯咎罪請以贖論上悉
 嘉納之是歲卒于京師上甚惜之遣使弔祭焉
 集二十卷行于世子赤松大業中位河東縣長
 道亮弟道裕字寧祖少以學尚知名風儀兼美
 尚獻文女樂浪長公主拜駙馬都尉歷位中書
 侍郎太子中庶子幽州大中正卒於涇州刺史
 謚曰文道裕弟道慶字慶祖粗閑經史兼通算
 術尚孝文女濟南長公主拜駙馬都尉公主驕

淫聲穢遐邇無疾暴薨時云道慶所害宣武秘
 其事不苦窮之後靈太后追主薨事黜道慶令
 終身不仕道慶外生李或尚莊帝姊豐亭公主
 因相藉託永安中除輔國將軍通直常侍以議
 曆勲賜爵臨淄伯天平中歷都官尚書本州大
 中正幽州刺史加衛大將軍卒官贈尚書右僕
 射司空公瀛州刺史謚曰文恭道慶好禮學難
 齊尚書令王儉喪服集記七十餘條為尚書同
 寮於草屋下設雞黍之膳談者以為高味旦將

上省必見其弟然後去奴在馬上彈琵琶道虞
聞之杖奴一百公主二子昌寓昌仁昌寓不慧
昌仁早卒道虞又娶司馬氏有子昌裕後司馬
氏見出更娉元氏甚聰悟常升高座講老子道
虞從弟元明陽紗帷以聽焉元氏生二子昌期
昌衡昌衡最知名

昌衡字子均小字龍子沈靖有才識風神澹雅
容止可法博涉經史工草行書從弟思道小字
釋奴宗中稱英妙昌衡與之俱被推重故幽州

語曰盧家千里釋奴龍子仕魏兼太尉外兵參
軍齊受禪歷平恩令右僕射祖孝徵薦為尚書
金部郎孝徵每曰吾用盧子均為尚書郎自謂
無愧幽明始天保中尚書王昕以雅談獲罪諸
弟尚守而不墜自茲以後此道浸微昌衡與頓
丘李若彭城劉珉河南陸彥師隴西辛德源王
循竝為後進風流之士後兼散騎侍郎迎勞周
使周武平齊授司玉中士與大宗伯斛斯徵脩
禮令隋開皇初拜尚書祠部侍郎文帝嘗大集

羣下令自陳功人皆競進昌衡獨無所言左僕射高頴自而異之陳使賀徹周漬相繼來聘朝廷每令昌衡接對之未幾出為徐州摠管長史甚有能名吏部尚書蘇威考之曰德為世表行為士則論之者以為美談常行至浚儀所乘馬為人牛所觸致死牛主陳謝求還價昌衡謂曰六畜相觸自關常理此豈人情也君何謝焉拒而不受性寬厚不校皆此類也轉壽州摠管長史宇文述甚敬之委以州務歲餘遷金州刺史

仁壽中奉詔持節為河南道巡省大使及還以奉使稱旨授儀同三司賜物二百段昌衡自以年在懸車上表乞骸骨優詔不許大業初徵為太子左庶子行詣洛陽道卒子寶素寶胤道虔弟道侃字希祖沈雅有學尚位州主簿卒以弟道約子正達為後道侃弟道和字叔雍兄弟之中人望最下位冀州中軍府中兵參軍卒子景猷弘農太守景猷子士彥有風槩隋開皇中為蜀王秀屬以秀所為不軌辭疾終于家道和弟

道約字季恭位司徒屬幽州大中正興和末除
衛大將軍交州刺史在州頗得人和卒贈儀同
三司幽州刺史子正通少有令譽位開府諮議
卒妻謝氏與正通弟正思淫亂為御史所劾人
士疾之正思弟正山字公順早以文學見知為
符璽郎待詔文林館正思兄弟以齊太后舅氏
武平中並得優贈道約弟道舒字幼安襲父爵
位中書侍郎卒子熙裕襲熙裕清虛守道有古
人風為親表所敬伯源弟敏字仲通小字洪崖

少有大量孝文器之納其女為嬪位儀曹郎早
卒贈威遠將軍范陽太守謚曰靖五子長義僖
字遠慶早有學尚識度沉雅年九歲喪父便有
至性少為僕射李冲所歎美起家秘書郎累遷
冠軍將軍中散大夫以母憂去職幽州刺史王
誦與之交款每與故舊李神雋等書曰盧冠軍
在此時復惠存輒連數日得以諮詢政道其見
重若此後君征虜將軍太中大夫散秩多年澹
然自得李神雋勸其干謁當途義僖曰既學先

王之道貴行先王之志何得苟求富貴也孝昌
中除散騎常侍時靈太后臨朝黃門侍郎李神
軌勢傾朝野求結婚姻義僖慮其必敗拒而不
許王誦謂義僖曰昔人不以一女易五男娣易
之也義僖曰所以不從正爲此耳從恐禍大而
連速誦乃握義僖手曰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
遂適他族臨婚之夕靈太后遣中常侍服景就
家敕傳內外惶怖義僖夷然自若普泰中除都
官尚書驃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義僖寬和畏

慎不妄交款性清儉不營財利少時幽州頻遭
水旱先有數萬石穀貸人義僖以年穀不熟乃
燔其契州閭悅其恩德雖居顯位每至困乏麥
飯蔬食怡然甘之卒贈大將軍儀同三司瀛州
刺史謚曰孝簡子遜之清靖寡欲位太尉記室
參軍義僖四弟並遠不逮兄也

敏弟昶字叔達小字師顏學涉經史早有時譽
太和中兼員外散騎常侍使於齊孝文詔昶曰
密邇江揚不早當晚會是朕物卿等欲言便言

曾
無相疑難又敕副使王清石曰卿莫以南人語
致疑盧昶若彼先有知識欲見但見須論即論
昶正寬柔君子無多文才或主客命卿作詩莫
以昶不作便罷也凡使人以和為貴勿相矜夸
見於色貌及至彼遇齊明立孝文南討昶兄伯
源為別道將而齊明以朝廷加兵遂酷遇之昶
等本非骨鯁大怖淚汗橫流齊明以腐米臭魚
莖豆供之而謁者張思寧辭氣蹇諤遂以壯烈
死於館中昶還孝文責之曰銜命之禮有死無

辱雖流放海隅猶宜抱節致殞卿不能長纓羈
首已是可恨乃俛眉飲啄自同犬馬有生必死
脩短幾何卿若殺身成名貽之竹素何如甘彼
芻菽以辱君父縱不能遠慙蘇武寧不近愧思
寧遂見罷黜景月初除中書侍郎遷給事黃門
侍郎本州大中正散騎常侍兼尚書時洛陽縣
獲白鼠昶奏以為案瑞典外鎮刺史二千石令
長不祇上命刻暴百姓怨嗟則白鼠至因陳時
政多所勸誠詔書褒美其意轉侍中又兼吏部

尚書尋即正仍侍中祖守職而已無所激揚與
侍中元暉等更相朋附為宣武所寵時人鄙之
出為徐州刺史祖既儒生本少將略又羊社子
燮為祖司馬專任戎事掩祖耳目將士怨之胸
山戍主傅文驥糧樵俱罄以城降梁祖見城降
先走退諸軍相尋奔遁遇大寒軍人凍死及落
手足者大半自魏經略江右唯中山王英敗於
鍾離祖於胸山失利最為甚焉宣武遣黃門甄
琛馳駟鎖祖窮其敗狀詔以免官論月餘將統
以下悉聽依赦復任未幾拜太常卿仍除雍州
刺史進號鎮西將軍加散騎常侍卒官謚曰穆
祖寬和矜恕善於緩懷其在徐州戍兵有疾親
自檢恤至番兵年滿不歸容克後役終祖一政
然後始還人庶稱之
子元聿字仲訓無他才能尚孝文女義陽長公
主拜駙馬都尉位太尉司馬光祿大夫卒贈中
書監子士晟儀同開府掾元聿第五弟元明字
早涉歷群書兼有文義風彩閑潤進退可觀

女初長兼尚書令臨淮王或欽愛之及或開
府引為兼屬仍領部曲孝武登阼以郎任行禮
封城陽縣子遷中書侍郎永熙末居洛東緱山
乃作幽居賦焉於時元明友人王由居潁川忽
夢由携酒就之言別賦詩為贈及明憶其詩十
字云自茲一去後市朝不復遊元明歎曰由性
不狎俗旅寄人間乃有今夢詩復如此必有他
故經三日果聞由為亂兵所害尋其亡日乃是
發夢之夜天平中兼吏部郎中副李諧使梁南

人稱之還拜尚書右丞相轉散騎常侍監起居
積年在史館了不措意又兼黃門郎本州大中
正元明善自標置不妄交遊飲酒賦詩遇興忘
返性好玄理作史子雜論數十篇諸文別有集
錄少時常從鄉還洛途遇相州刺史中山王熙
熙博識之士見而歎曰盧郎有如此風神唯須
誦離騷飲美酒自為佳器遂留之數日贈帛及
馬而別元明凡三娶次妻鄭氏與元明兄子士
澄汗元明不能離絕又好以世地自矜時論

此貶之元明弟元緝字幼緒兗麇人好酒曾於
婦氏飲宴小有不平手刃其客位輔國將軍司
徒司馬贈驃騎大將軍吏部尚書幽州刺史謚
曰宣祖弟尚之字季儒小字羨夏亦以儒素見
重位司徒左長史前將軍濟州刺史光祿大夫
長子文甫字元祐涉歷文史有名譽於時位司
空行參軍文甫弟文翼字仲祐少甚輕躁晚頗
改節以軍功賜爵范陽子位太中大夫文翼弟
文符字叔偉性通率位通直散騎侍郎子潛潛

容貌瓌偉善言談少有成人志尚累遷大將軍
府中兵參軍機事強濟為文襄所知言其終可
大用王思政見獲於潁川文襄重其才識潛常
從容白文襄思政不能死節何足可重文襄謂
左右曰我有盧潛便是更得一王思政天保中
除左戶郎中坐譏議魏書與王松年李庶等俱
被禁止會清河王岳救江陵特赦潛為岳行臺
郎還歷中書黃門侍郎為奴誣告謀反文宣明
之以奴付潛潛不之責黃門鄭子默奏潛從清

河王岳南討岳令潛說梁將侯瑱大納瑱賂遺
還不奏聞大宣杖潛一百仍截其鬚潛顏色不
變歷魏尹丞司州別駕江州刺史所在有善政
者昭作相以潛為揚州道行臺左丞先是梁將
王琳擁其主蕭莊歸壽陽朝廷以琳為揚州刺
史敕潛與琳為南討經畧後除行臺尚書儀同
三司王琳銳意圖南潛以為時事未可由是與
琳有隙更相表列武成追琳入鄴除潛揚州刺
史領行臺尚書潛在淮南十三年大樹風績為

陳人所憚陳主與其邊將書云盧潛猶在卿宜
深備之文宣初平淮南給復十年年滿後逮天
統武平中徵稅頗雜又高元海執政斷漁獵人
家無以自資諸商胡負官責息者宦者陳德信
縱其妄注淮南富家令州縣徵責又敕送突厥
馬數千匹於揚州管內令土豪貴買之錢直始
入便出敕括江淮間馬竝送官廐由是百姓騷
擾切齒嗟怨潛隨事撫慰兼行權略故得寧靖
武平三年徵為五兵尚書揚州吏人以潛斷酒

肉篤信釋氏大設僧會以香花緣道流涕送之
潛歎曰正恐不久復來耳至鄴未幾復為揚州
道行臺尚書四年陳將吳明徹來寇領軍封輔
相赴援陳兵及峴輔相不從潛固爭不得憂憤
發病卧幕下果敗陳人遂圍壽陽壅芍陂以水
灌之詔王長春為南討都督長春軍次河南多
給兵士糧便鳴角欲引而賤糴其米及頓兵更
貴糴其米乃之虔景和擁衆十萬於淮北不進
壽陽城中青黑龍升天城尋陷潛及行臺僕射

王貴顯特進巴陵王王琳扶風王可朱渾孝裕
武衛將軍奚永樂儀同索景和仁州刺史酈伯
偉霍州刺史封子繡泰州刺史高子植行臺左
丞李駒駱等督將五十八軍士一萬皆沒焉陳
人殺王琳餘皆囚於東冶陳主欲知齊之虛實
乃出潛曰囚本屬幽州於河北最小口有五十
萬落陳者唯與酈伯偉二人耳時李駒駱將逃
歸并要潛潛曰我此頭面何可誰人吾少時相
者云沒在吳越地死生已定弟其行也因寄書

曾
與弟士邃曰吾夢汝以某月某日得患某月某日漸損皆如其言既而歎曰壽陽陷吾以頸血濺城而死佛教不聽自殺故荏苒偷生今可死矣於是閉氣而絕其家購屍歸葬贈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兗州刺史無子以弟士邃子元孝嗣潛雅性貞固祖珽常要潛陷仁州刺史劉逖許以高位潛曰如此事吾不為也行臺慕容恃德常所推重有疾謂其子曰盧尚書教我為人有如昆弟我死持上駢馬與之其子以他

馬往恃德柩出門自停不可動巫祝以為恃德聲怒曰何不與盧尚書我所騎駢馬其子遽奉命柩乃行潛以馬價為營福事其為時重如此士邃字子淹少為崔昂所知昂云此昆季足為後生之後但恨其俱不讀書耳位尚書左右丞吏部郎中中山太守帶定州長史齊亡後卒度世之為濟州也魏初平升城無鹽房崇吉母傳度世繼外祖母兄之子婦也兗州刺史申纂妻房崇吉之姑女也皆亡被老病憔悴而度世

慈案
妾恐妄

推計中表致其供恤每覲見傅氏跪問起居隨時奉送衣被食物亦存賑賈氏供其服膳青州既陷諸崔墜落多所收贖及伯源祖等竝循父風遠親疎屬叙為尊行長者莫不畢拜致敬閨門之禮為世所推謙退簡約不與世競父母亡後同居共財自祖至孫家內百口在洛時有飢年無以自贍然尊卑怡穆豐儉同之親從昆季常旦省諸父出坐別室暮乃入內朝府之外不妄交遊其相勗以禮如此又一門二主當世以

為榮伯源兄弟亡及道將卒後家風衰損子孫多有非法幃溥混穢為時所鄙度世從祖弟神寶位中書博士孝文為弟高陽王雍納其女為妃初玄從祖兄溥慕容寶之末統攝鄉部屯海濱殺其鄉姻諸祖十餘人稱征北大將軍幽州刺史攻掠郡縣天興中討禽之溥玄孫洪字曾孫太和中位中書博士樂陵陽平二郡太守幽州中正洪三子長子崇少立美名有識者許之以遠大卒於驃騎府法曹參軍崇子柔

柔字子剛少孤為叔母所養撫視甚於其子柔
盡心溫清一同已親親族歎重之性聰敏好學
未冠解屬文且口吃不能持論頗使酒誕節為
世所譏司徒臨淮王或見而器之以女妻焉及
魏孝武與齊神武有隙詔賀拔勝出牧荊州柔
謂因此可著功績遂從勝之荊州以柔為大行
臺郎中掌書記軍之機務柔多預之及勝為太
保以柔為掾孝武後召勝引兵赴洛勝以問柔
柔曰高歡託晉陽之甲意蓋難知公宜席卷赴

都與決勝負存沒以之此忠之上策也若北阻
魯陽南并舊楚東連兗豫西接關中帶甲十萬
觀釁而動亦中策也舉三荆之地通欵梁國可
以庇身功名去矣策之下者勝軹柔年少笑而
不應及孝武西遷東魏遣侯景襲穰勝敗遂南
奔梁柔亦從之勝頻表梁武帝求歸關中梁武
帝覽表嘉其辭彩既知柔所製因遣舍人勞問
并遺縑錦後與勝俱還行至襄陽齊神武懼勝
西入遣侯景以輕騎邀之勝及柔懼乃棄船山

行羸糧冒險經數百里時屬秋霖徒侶凍餒者
大半至於死大統二年至長安封容城縣男周
文帝引為行臺郎中除從事中郎與郎中蘇綽
掌機密時沙苑之役太軍屢捷汝頴之間多舉
義來附書翰往反日百餘牒柔隨機報答皆合
事宜進爵為子累遷中書侍郎兼著作撰起居
注後為黃門侍郎周文知其貧解衣賜之後遷
中書監周孝閔帝踐阼拜小內史大夫進位開
府儀同三司卒於位所作詩頌碑銘檄表啓行
於世者數十篇子愷嗣

愷字長仁性孝友神情穎悟涉獵經史有當世
幹能頗解屬文周齊王憲引為記室從憲伐齊
說齊栢社鎮下之遷小吏部大夫時染工王神
歡者以賂自進冢宰宇文護擢為計部下大夫
愷諫曰古者登高能賦可為大夫求賢審官理
須詳慎今神歡出自染工更無殊異徒以家富
自通遂與搢紳竝列實恐鶉翼之刺聞之外境
護竟寢其事轉內史下大夫武帝在雲陽宮敕

諸屯簡老牛欲以享士愷諫曰昔田子方贖老
馬君子以為美談向奉明敕欲以老牛享士有
虧仁政帝美其言而止轉禮部大夫為聘陳使
副先是行人多從其國禮及愷為使一依本朝
陳人莫能屈建德四年李穆攻拔軹關栢崖二
鎮命愷作露布帝讀大悅曰盧愷文章大進荀
景舊故是令君之子大象元年拜東都吏部大
夫隋開皇初加上儀同三司除尚書吏部侍郎
進爵為侯仍攝尚書左丞每有敷奏侃然正色

雖逢喜怒不改其常加散騎常侍八年上親考
百寮以愷為上固讓不敢受文帝曰當仁不讓
何愧之有皆在朕心無勞飾讓歲餘拜禮部尚
書攝吏部尚書事會國子博士何妥與右僕射
蘇威不平奏威陰事愷坐與相連憲司奏愷曰
房恭懿者尉遲迥之黨不當仕進威愷一人曲
相薦達累轉海州刺史吏部預選者甚多愷不
即授官皆注色而遣威之從父弟徹肅二人竝
以鄉正徵詣吏部徹文狀後至而先任用肅左

足學蹇才用無筭。愷以威故授朝請郎。愷之朋黨事甚明白。上大怒曰：愷敢將天官以為私惠。愷免冠頓首曰：皇太子將以通事舍人蘇夔為舍人。夔威之子。臣以夔未當遷。固啓而止。臣若與威有私。豈當如此。上曰：威子朝廷共知。卿乃固執以徼身幸。至所不知。便行朋附。姦臣之行也。於是除名卒於家。自周氏以降。選無清濁。及愷攝吏部。與薛道衡、陸彥師等甄別士流。故涉黨固之譖。遂及於此。崇弟仲義字小黑。知名於

世位員外散騎侍郎、幽州刺史。崇兄弟官雖不達。婚姻常與玄家齊等。洪弟光宗位尚書郎。光宗子觀。

觀字伯舉。少好學。有雋才。舉秀才。射策甲科。除太學博士。著作佐郎。與太常少卿李神雋、光祿大夫王誦等在尚書上省。撰定朝儀。遷尚書儀曹郎中。孝昌元年卒。

觀弟仲宣。小名金才。學優洽。乃踰於觀。但文體頗細。兄弟俱以文章顯。論者美之位太尉屬魏。

北史卷之八
二十五
老莊帝初遇害河陰乃兄觀竝無子文集莫為
撰次罕有存者仲宣弟叔彪

叔彪少機悟豪率輕俠好竒策慕諸葛亮之為
人為賀拔勝荊州開府長史勝不用其計棄城
奔梁叔彪歸本縣築室臨陂優游自適齊文襄
降辟書辭疾不到天保初復徵不得已布裙露
車至鄴楊愔往候之以為司徒諮議辭疾不受
孝昭即位召為中庶子問以世事叔彪勸討關
西畫地陳兵勢請立重鎮於平陽與彼蒲州相

對深溝高壘運糧實之帝深納之又願自居平
陽成此謀略帝命元文遙與叔彪參謀撰平西
策一卷未幾帝崩事寢武成即位拜儀同三司判都
官尚書出為金州刺史遷太子詹事叔彪在鄉
時有粟千石每至春夏鄉人無食者令自載取
至秋任還其價而不計歲歲常得倍餘既在朝
通貴自以年老兒子又多遂營一大屋曰歌於
斯哭於斯魏收常來詣之訪以洛京舊事不待
食而起云難為子曹叔彪留之良久食至但有

粟食葵菜木椀盛之片脯而已所將僕從亦盡
設食一與此同齊滅歸范陽遭亂城陷與族弟
士邃皆以寒餒斃周將宇文神舉以二人有名
德收而葬之洪從弟附伯附伯弟侍伯竝有學
識附伯位滄州平東府長史侍伯南岐州刺史
侍伯從弟文偉

文偉字休族父敞位議郎後以文偉勲贈幽州
刺史文偉少孤有志尚頗涉經史州辟主簿年
三十八始舉秀才除本州平北府長流參軍說

刺史裴雋案舊迹脩督亢陂溉田萬餘頃人賴
其利雋脩立之功多以委之文偉既善於營理
兼展私力家素貧儉因此致富及北方將亂文
偉積稻穀於范陽城時經荒儉多所振贍彌爲
鄉里所歸及韓樓據薊城文偉率鄉閭守范陽
樓平以功封大夏縣男除范陽太守莊帝崩文
偉與幽州刺史劉靈助同謀起義靈助克瀛州
留文偉行州事自率兵赴定州爲介朱榮將侯
深所敗文偉走還本郡仍與高乾兄弟相影響

屬神武至信都文偉遣子懷道奉啓陳謝中興
初除安州刺史不之官尋轉幽州刺史安州刺
史盧胄亦從靈助舉兵靈助敗因據幽州降介
朱兆兆仍以爲刺史據城不下文偉不得入後
除青州刺史文偉輕財愛客善於撫接好爲小
惠是以所在頗得人情經紀生資常若不足致
財積聚承候寵要餉遺不絕卒贈司徒公尚書
右僕射謚曰孝威子恭道性恭良頗有文學位
范陽郡太守有德惠先文偉卒贈度支尚書謚

曰定子詢祖襲祖爵大夏男有術學文辭華美
爲後生之俊舉秀才至鄴趙郡李祖勳嘗宴諸
文士齊文宣使小黃門敕祖勳母曰蠕蠕既破
何無賀表使者持之諸賓皆爲表詢祖俄頃便
成其詞云昔十萬橫行樊將軍請而受屈五千
深入李都尉降而不歸時重其工後朝廷大遷
除同日催拜詢祖立於東止車門外爲二十餘
人作表文不加點辭理可觀詢祖初襲爵有宿
德朝士謂曰大夏初成詢祖應聲曰且得鷲雀

相賀天保末爲築長城子使自負其才內懷鬱
悒遂毀容服如賤役者以見楊愔愔曰故舊皆
有所縻唯大夏未加處分詢祖厲聲曰是誰之
咎既至役所作築長城賦以寄其意其略曰板
則紫栢杵則木瓜何斯材而斯用也草則離離
靡靡緣岡而殖但使十步而有一芳余亦何辭
間於荆棘邢邵嘗戲曰卿小年才學富盛戴角
者無上齒恐卿不壽對曰詢祖初聞此言實懷
惕懼見丈人蒼蒼在鬢差以自安邵甚重其敏

瞻既有口辯好臧否人物衆共嫉之言其淫於
從妹宗人思道謂曰大夏何爲招四海議詢祖
曰骨肉還相殘何況執玉帛者萬國與思道俱
爲北州人俊魏收揚譽思道而以詢祖爲不及
詢祖謂人曰見未能高飛者借其羽毛知逸勢
冲天者翦其翅翮既諸謗毀日至素論皆薄其
爲人長廣太守邢子廣曰詢祖有規檢襴衡思
道無水稜文舉後頗折節歷太子舍人司徒記
室卒有文集十卷皆遺逸恭道弟懷道性輕率

好酒頗有慕尚既家預義舉神武親待之卒於
烏蘇鎮城都督懷道弟宗道性麤率動作狂俠
位南營州刺史嘗於晉陽置酒賓遊滿座中書
舍人馬士達目其彈箜篌女妓云手甚纖素宗
道即以遺之士達固辭宗道便命其家人將解
其腕士達不得已而受之將赴營州於督亢城
坡大集鄉人殺牛聚會有一舊門人醉言踈失
宗道令沈之於水後坐酷濫除名玄族子輔字
顯光本州別駕子同

周字叔倫身長八尺容貌魁偉善於處世太和
中起家北海王詳國常侍熙平初累遷尚書左
丞時相州刺史奚康生徵百姓歲調皆長七八
十尺以邀憂公之譽部內患之同於歲祿官給
長絹同乃舉案康生度外徵調書奏詔科康生
罪兼褒同在公之績明帝世朝政稍稀人多竊
冒軍功同閱吏部勲書因加檢覈得竊階者三
百餘人乃表言竊見吏部勲簿多皆改換乃校
中兵奏案並復乖舛愚謂罪雖恩免猶須刊定

請遣一都令史與令僕省事各一人摠集吏部
中兵二局勲簿對句奏案若名級相應者即於
黃素楷書大字具件階級數令本曹尚書以朱
印印之明造兩通一關吏部一留兵局與奏案
對掌進則防措洗之偽退則無改易之理從前
以來勲書上省唯別姓名不載本屬致令竊濫
之徒輕為苟且今請征職白身具列本州郡縣
三長之所其實官正職者亦列官名曹別錄曆
皆仰本軍印記其上然後印縫各上所司統將

都督並皆印記然後列上行臺行臺關太尉太
尉檢練精實乃始關刺省重究拈然後奏申奏
出之日黃素朱印關付吏部須來非但偷階冒
名改換勲簿而已或一階再取或易名受級凡
如此者其人不少良由吏部無法防塞失方何
者吏部加階之後簿不注記緣此之故易生僥
倖自今叙階之後名簿具注加補日月尚書印
記然後付曹郎中別作抄目遷代相付此制一
行差止姦罔詔從之又奏曰臣伏思黃素勲

簿政可麤止姦偽然在軍虛詐猶未可盡請自
今在軍閱簿之日行臺軍司監軍都督各明立
文案處處記之斬首成一階以上即令給券其
券一紙之上當中大書起行臺統軍位號勳人
甲乙斬三賊及被傷成階以上亦具書於券各
盡一行當行豎裂其券前後皆起年號日月破
其處陣其官其勳印記為驗一支付勳人一支
行臺記至京即送門下別函守錄又自遷都以
來戎車屢捷所以征勳轉多叙不可盡者良由

歲久生姦積年長偽巧吏階緣偷增遂甚請自
今為始諸有勳簿已經奏賞者即廣下遠近云
某處勳判咸令知聞立格酬叙以三年為斷其
職人及出身限內悉令銓除實官及外號隨才
加授庶使酬勤速申立效者勸事不經久僥倖
易息或遭窮難州無中正者不在此限又勳簿
之法征還之日即應申送然頃來行臺督將至
京始造或一年二歲方上勳書姦偽之原實自
由此於今以後軍還之日便通勳簿不聽隔月

詔復依行元人之廢靈太后也相州刺史中山
王熙起兵於鄴敗之又以同為持節兼黃門侍
郎慰勞使乃就州刑熙還授正黃門同善事在
位為人所親戮熙之日深窮黨與以希又旨論
者非之同兄瑋少多大言常云公侯可致至此
始為都水使者同啓求回身二階以加瑋瑋遂
除安州刺史論者稱之營州城入就德興謀反
除同度支尚書持節使營州慰勞聽以便宜從
事同乃遣賊家口三十人并免家奴為良齎書

喻之德興乃降安輯其人而還德興復反詔同
為幽州刺史兼尚書行臺慰勞之同慮德興難
信勒衆而往為德興所擊大敗而還靈太后反
政以同黨除名莊帝踐祚詔復本秩除都官
尚書復魚七兵以前慰勞德興功封章武縣伯
正除七兵轉殿中普泰初除侍中進號驃騎將
軍左光祿大夫同時久病牽強啓乞儀同初同
之為黃門也與節閔帝俱在門下同異其為人
素相款託帝以恩舊許之除儀同三司永熙初

曾
薨贈尚書右僕射四子長子斐嗣

斐字子章性殘忍以強斷知名齊文襄引為大將軍府刑獄參軍謂云狂簡斐然成章非嘉名字也天保中稍遷尚書左丞別典京畿詔獄酷濫非人情所為無問事之大小拷掠過度於大捧車輻下死者非一或嚴冬至寒置囚於冰雪之上或盛夏酷熱暴之日下枉陷人致死者前後百數又伺察官吏罪失動即奏聞朝士見之莫不重跡屏氣皆目之為校事斐揚揚得志言

必自矜後以謗史事與李庶俱病鞭杖死獄中斐弟筠青州中從事同兄靜好學有風度飲酒至數斗不亂終於太常丞大統初贈太僕卿平州刺史靜子景裕

景裕字仲孺小字白頭少敏專經為學居拒馬河將一老婢作食妻子不自隨從又避地大寧山不營世事居無二業唯在注解其叔父用職居顯要而景裕止於園舍情均郊野謙恭守道貞素自得由是世號居士節閔初除國子博士

參議正聲其見親遇待以不臣之禮永熙初以
例解天平中還鄉里與邢子才魏季景魏收邢
昕等同徵赴鄴景裕寓託僧寺講聽不已未幾
歸本郡河間邢摩納與景裕從兄仲禮據鄉作
逆逼其同反以應西魏齊神武命都督賀拔仁
討平之聞景裕經明行著驛馬特徵既而舍之
使教諸子在館十日一歸家隨以鼎食景裕風
儀言行雅見嗟賞先是景裕注周易尚書孝經
論語禮記老子其毛詩春秋左氏未訖齊文襄

入相於第開講招延時雋令景裕解所注易景
裕理義精微吐發閑雅時有問難或相詆訶大
聲厲色言至不遜而景裕神彩儼然風誦如一
從容往復無際可尋由是士君子嗟美之初元
顯入洛以為中書郎普泰中復除國子博士進
退其間未曾有得失之色性清靜淡於榮利弊
衣麤食恬然自安終日端嚴如對賓客興和中
補齊王開府屬丞於晉陽神武悼惜之景裕雖
不聚徒教授所注易大行於世又好釋氏通其

大義天竺胡沙門道惴每譯諸經論輒託景裕
為之序景裕之敗也繫晉陽獄至心誦經枷鎖
自脫是時又有人負罪當死夢沙門教講經覺
時如所夢謂誦千遍臨刑刀折主者以聞赦之
此經遂行號曰高王觀世音景裕弟辯

辯字景宣少好學博通經籍正光初舉秀才為
太學博士以大戴禮未有解詁辯乃注之其兄
景裕為當時碩儒謂辯曰昔侍中注小戴今汝
注大戴庶纂前修矣節閔帝立除中書舍人屬

齊神武起兵信都既破余朱氏遂鼓行指洛節
閔遣辯持節勞之於鄴神武令辯見其所奉中
興主辯抗節不從神武怒曰我舉大義誅群醜
車駕在此誰遣余來辯抗言酬荅守節不撓神
武異之捨而不逼孝武即位以辯為廣平王贊
師永熙二年平等浮屠成孝武會萬人於寺石
佛低舉其頭終日乃止帝禮拜之辯曰石立社
缺自古有此陛下何怪及帝入關事起倉卒辯
不及至家單馬而從或問辯曰得辭家不辯曰

門外之道以義斷恩復何辭也孝武至長安封
范陽縣公歷位給事黃門侍郎領著作加本州
大中正周文帝以辯有儒術甚禮之朝廷大議
常召顧問遷太子少保領國子祭酒趙青雀之
亂魏太子出居渭北辯時隨從亦不告家人其
執志敢決皆此類也尋除太常卿太子少傅轉
少師魏太子及諸王等皆行東脩之禮受業於
辯進爵范陽郡公自孝武西遷朝儀湮墜于時
朝廷憲章乘輿法服金石律呂晷刻渾儀皆令

辯因時制宜皆合軌度多依古禮性彊記默識
能斷大事凡所創制處之不疑加驃騎大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遷尚書令及建六官為師氏
中大夫明帝即位遷小宗伯進位大將軍帝嘗
與諸公幸其第儒者榮之出為宜州刺史以患
不之部卒謚曰獻配食文帝廟庭子慎嗣位復
州刺史慎弟詮性趨捷善騎射位儀同三司隋
開皇初以辯前代名德追封沈國公初周文欲
行周官命蘇綽專掌其事未幾而綽卒乃令辯

成之於是依周禮建六官革漢魏之法以魏恭
帝三年始命行之六卿之外置太師太傅太保
各一人是曰三孤時未建東宮其太子官員改
創未畢尋又改典命為大司禮置中大夫自茲
厥後世有損益武成元年增御正四人位上大
夫保定四年改宗伯為納言禮部為司宗大司
禮為禮部大司樂為樂部五年左右武伯各置
大夫一人以建德元年改置宿衛官員二年省
六府諸司中大夫以下官府置四司以下大夫

為官之長士貳之是歲又增改東宮官員三年
初置太子諫議大夫員四人文學十人皇弟皇
子友負各二人學士六人四年又改置宿衛官
員其司武司衛之類皆後所增改太子正宮尹
之屬亦後所創置而典章散滅弗可復知宣帝
嗣位事不師古官員班品隨情變革至如初置
四輔官及六府諸司復置中大夫并御正內史
增置上大夫等則令載於外史餘則朝出夕改
莫能詳錄于時雖行周禮內外眾職又兼用秦

漢等官今略舉其名號及命數附之於左其紀傳內更有餘官而於此不載者亦史之闕文也柱國大將軍建德四年增置上柱國上將軍也正九命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建德四年改為開府儀同大將軍仍增上開府儀同大將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建德四年改為儀同大將軍仍增上儀同大將軍雍州牧九命驃騎大將軍右光祿大夫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戶三萬以上州刺史正八命征東征南征西征北

等將軍右金紫光祿大夫中軍鎮軍撫軍等將軍左金紫光祿大夫大都督戶二萬以上州刺史京兆尹八命平東平西平南平北等將軍右銀青光祿大夫前右左後等將軍左銀青光祿大夫帥都督柱國大將軍府長史司馬司隸戶一萬以上州刺史正七命冠軍將軍太中大夫輔國將軍中散大夫都督戶五千以上州刺史戶一萬五千以上郡守七命鎮遠將軍諫議大夫建忠將軍誠議大夫別將開府長史司馬司

錄戶不滿五千以下州刺史戶一萬以上郡守
正六命中堅將軍右中郎將寧朔將軍左中郎
將儀同府正八命州長史司馬司錄戶五千以
上郡守大呼藥六命寧遠將軍右員外常侍揚
烈將軍左員外常侍統軍驃騎車騎將軍府八
命州長史司馬司錄柱國大將軍府中郎掾屬
戶一千以上郡守長安萬年縣令正五命伏波
將軍奉車都尉輕車將軍奉騎都尉四征中鎮
撫將軍府正七命州長史司馬司錄開府府中

郎掾屬戶不滿一千以下郡守戶七千以上縣
令正八命州呼藥七命宣威將軍武賁給事明
威將軍冗從給事儀同府中郎掾屬柱國大將
軍府列曹參軍四平前右左後將軍府七命州
長史司馬司錄正八命州別駕戶四千以上縣
令八命州呼藥正四命襄威將軍給事中厲威
將軍奉朝請軍主開府列曹參軍冠軍輔國將
軍府正六命州長史司馬司錄正七命州別駕
正八命州中從事七命郡丞戶二千以上縣令

正七命州呼藥四命威烈將軍右員外侍郎討
 寇將軍左員外侍郎幢主儀同府正八命州列
 曹參軍柱國大將軍府參軍鎮遠建忠中堅寧
 朔將軍府長史司馬正六命州別駕正七命州
 中從事正六命郡丞戶五百以上縣令七命州
 呼藥正三命蕩寇將軍武騎常侍蕩難將軍武
 騎侍郎開府參軍驃騎車騎將軍府八命州列
 曹參軍寧遠揚烈伏波輕車將軍府長史正六
 命州中從事六命郡丞戶不滿五百以下縣令

戊正六命州呼藥三命珍寇將軍強弩司馬
 珍難將軍積弩司馬四征中鎮撫將軍府正七
 命州列曹參軍正五命郡丞正二命掃寇將軍
 武騎司馬掃難將軍武威司馬四平前右左後
 將軍府七命州列曹參軍五命郡丞戊副二命
 曠野將軍殿中司馬橫野將軍員外司馬冠軍
 輔國將軍府正六命州列曹參軍正一命武威
 將軍淮海都尉武牙將軍山林都尉鎮遠建忠
 中堅寧朔寧遠揚烈伏波輕車將軍府列曹參

曾 上 卷 一 八 四 一 進
軍一命周制封郡縣五等爵者皆加開國授柱
國大將軍開府儀同者竝加使持節大都督其
開府又加驃騎大將軍侍中其儀同又加車騎
大將軍散騎常侍其授摠管刺史則加使持節
諸軍事以此爲常大象元年詔摠管刺史及行
兵者加持節餘悉罷之辯所制定之後又有改
革今粗附之云辯弟光

光字景仁性溫謹博覽群書精於三禮善陰陽
解鍾律又好玄言孝昌初釋褐司空府參軍事

及魏孝武西遷光於山東立義遙授晉州刺史
大統六年携家西入除丞相府記室參軍賜爵
范陽縣伯俄拜行臺郎中專掌書記改封安息
縣伯歷位京兆郡守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匠師
中大夫進爵燕郡公虞州刺史行陝州摠管府
長史卒官周武帝少嘗受業於光故贈賻有加
恒典贈少傅謚曰簡光性崇佛道至誠信敬常
從周文帝狩於檀臺山時獵圍既合帝遙指山上
謂羣公曰公等有所見不咸曰無所見光獨曰

見一桑門帝曰是也即解圍而還令光於桑門
立處造浮圖掘基一丈得瓦鉢錫杖各一帝稱
歎因立寺焉及爲京兆而郡舍先是數有妖怪
前後郡將無敢居者光曰吉凶由人妖不妄作
遂入居之未幾光所乘馬忽升聽事登牀南首
而立食器無故自破光竝不以介懷其精誠守
正如此注道德經章句行於世子賁

賁字子微略涉書記頗解鍾律在周襲爵燕郡
公歷位魯陽太守太子少宮尹儀同三司司武

上士時隋文帝爲大司馬賁知帝非常人深自
推結宣帝嗣位加開府及文帝被顧託群情未
一引賁置左右帝將之東第百官皆不知所去
帝潛令賁部伍仗衛因召公卿而謂曰欲富貴
者當相隨來徃徃偶語欲有去就賁嚴兵而至
衆莫敢動出崇陽門至東宮門者拒不內賁諭
之不去瞋目叱之門者遂却既而帝得入賁恒
典宿衛承間進說以應天順人之事帝從之及
受禪命賁清宮因典宿衛賁乃奏改周旗幟更

爲嘉名其青龍騶虞朱雀玄武千秋萬歲之旗
皆貴所創也尋拜散騎常侍兼太子左庶子左
領軍將軍及高熲蘇威共掌朝政貴甚不平時
柱國劉昉被疎忌貴諷昉及上柱國元諧李詢
華州刺史張賓等謀黜熲威五人相與輔政又
以晉王上之愛子謀行廢立復私謂皇太子曰
貴將數謁殿下恐爲上譴願察區區之心謀泄
昉等委罪於賓貴公卿奏二人坐當死帝以龍
潛之舊不忍加誅竝除名賓未幾卒歲餘貴復

爵位檢校太常卿以古樂宮縣七八損益不同
歷代通儒議無定準乃上表曰殷人以上通用
五音周武克殷得鶉火天駟之應其音用七漢
興加應鍾故十六枚而在一簾鄭玄注周禮二
八十六爲簾此則七八之義其來遠矣然世有
訟革用捨不同至周武帝復改縣七以林鍾爲
宮夫樂者政之本也故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是
以吳札觀而辭興亡然則樂也者所以動天地
感鬼神情發於聲安危斯應周武以林鍾爲宮

蓋將亡之徵也。且林鍾之管，即黃鍾下生之義。黃鍾君也，而生於臣明於皇朝九五之應。又陰者，臣也，而居君位，更顯國家登極之祥。斯實冥數相符，非關人事。臣聞五帝不相沿樂，三王不相襲禮。此蓋隨時改制，而不失雅正者也。帝竟從之，改七縣八黃鍾為宮。詔賁與儀同楊慶和刊定周齊音律。未幾，歷郢號懷三州刺史。在懷州決沁水東，注名曰利人渠。又派入溫縣，名曰溫潤渠，以漑焉。鹹人賴其利。後為齊州刺史。糶

官米而自糶，坐除名。後從幸洛陽，帝從容謂曰：我始為大司馬，及揔百揆，頻繁左右，與卿足為恩舊。卿若無過位，與高頴齊坐，與凶人交構，由是廢黜。言念疇昔之恩，復處牧伯之位，何乃不思報效？以至於此，吾不忍殺卿。是屈法申私耳。賁俯伏陳謝，詔復本官。後數日對詔，失旨。又自叙功績，有怨言。帝大怒，謂群臣曰：吾將與賁一州觀，此不可復用。後皇太子為其言曰：此輩竝有佐命功，雖性行輕險，誠不可棄。帝曰：我抑屈

曾
之全其命也。微劉昉、鄭譯及賁、柳、裘、皇甫績等，則我不至此。然此等皆反覆子也。當周宣帝時，以無賴得幸，及帝大漸，顏之儀等請以趙王輔政。此輩行詐，顧命於我，我將為政，又欲亂之，故昉謀大逆於前，譯為巫蠱於後，如賁之例，皆不滿志。任之則不遜，致之則怨，自難信也。非我棄之，眾人見此，或有竊議謂我薄於功臣，斯不然矣。蘇威進曰：漢光武欲全功臣，皆以列侯奉朝請，至尊仁育，復用此道以安之上。曰：然。遂廢卒。

於家

勇字季禮，景裕從弟也。父壁，魏下邳太守。勇初與景裕俱在學，其叔同曰：白頭必以文通。季禮當以武達。興吾門者，二子也。幽州反者，僕骨邢以勇為本郡范陽王。時年十八，後葛榮又以勇為燕王。齊神武起兵，盧文偉召之，不應。公朱氏滅，乃赴晉陽。神武署丞相主簿，屬山西霜儉，運山東租輸，皆令實載。違者罪之，令勇典其事。鄉郡公主虛僦千餘車，勇劾之。公主訴於神武，而

勇守法不虧神武謂郭秀曰虜勇慄慄有不可犯色真公人也方當委之大事豈止納租而已後行洛州事元象初官軍圍廣州未拔行臺侯景聞西魏救兵將至集諸將議之勇請進觀形勢於是率百騎各攬一馬至大騮山知西魏將李景和將至勇乃多置旛旗於樹頭分騎為數十隊鳴角直前禽西魏儀同程華斬儀同王征蠻而還再遷揚州刺史鎮宜陽叛人韓木蘭陳忻等常為邊患勇大破之啓求入朝神武賜勇

書曰吾委卿揚州安枕高卧無西南之慮矣表啓宜停當使漢兒之中無在卿前者卒年五十二勇有馬五百匹私造甲仗遺啓盡獻之贈司空冀州刺史謚武貞

誕本名恭祖曾祖晏博學善隸書有名於世仕慕容氏位給事黃門侍郎營丘成周二郡守祖壽太子洗馬慕容氏滅入魏為魯郡守父叔仁年十八州辟主簿舉秀才除員外郎以親老乃辭歸就養父母既沒哀毀六年躬營墳壟遂有

曾
終焉之志景明中被徵入洛授武賁中郎將非
其好也尋除鎮遠將軍通直散騎常侍竝稱疾
不朝乃出為幽州司馬又辭歸鄉里當時咸稱
其高尚焉誕於度世為族弟幼而通亮博學有
詞彩郡辟功曹州舉秀才不行起家侍御史累
遷輔國大將軍太中大夫幽州別駕北豫州都
督府長史時刺史高仲密以州歸西魏遣大將
軍李遠率軍赴援誕與文武二千餘人奉候大
軍以功授鎮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封固安縣

伯尋加散騎侍郎拜給事黃門侍郎魏帝詔曰
經師易求人師難得朕諸兒稍長欲令卿為師
於是親幸晉王第敕晉王以下皆拜之於帝前
因賜名曰誕加征東將軍散騎常侍周文帝又以
誕儒宗學府為當世所推乃拜國子祭酒進車
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恭帝二年除秘書監後以
疾卒

論曰盧玄緒業著聞首應旌命子孫繼迹為世
盛門其文武功烈殆無足紀而見重於時聲高

冠帶蓋德業儒素有過人者伯源兄弟亦有二
方之風流雅道家聲諸子不逮思道一代俊偉
而宦途寥落雖曰窮通抑亦不護細行之所致
乎潛及昌衡雅素之紀家風克嗣堂構無虧子
剛使酒誕節蓋亦明珠之類長仁諫說可重一
簣而傾惜矣伯舉仲宣文雅俱劭叔彪志尚宏
遠任俠好謀文偉望重地華早有志尚間關夷
險之際終遇英雄之主雖禮秩未弘亦為佐命
之一也詢祖辭情艷發早著聲名負其才地肆
情矜矯位遇未聞弱年天逝若得終介眉壽通
塞未可量焉叔倫質器洪厚卷舒兼濟子章殘
忍為志咎之徒也景裕兄弟雅業可宗雖擇木
異邦而立名俱劭辯損益成務其殆優乎勇雖
文武異趣各其美也賁二三其德雖取悅於報
已而移之在我亦安能其罵人見遺末路尚何
足怪誕不殞儒業亦足稱云

列傳第十八

北史三十

與二弟而為沙門名法淨未久而罷性好文學
擔笈負書千里就業博通經史天文術數尤好
春秋公羊曾作塞上公詩有混欣戚遺得喪之
致神麈三年太武舅陽平王杜超行征南大將
軍鎮鄴以允為從事中郎年四十餘矣超以方
春而諸州囚不決表允與中郎呂熙等分詣諸
州共評獄事熙等皆以貪穢得罪唯允以清平
獲賞府解還家教授受業者千餘人四年與盧
玄等俱被徵拜中書博士遷侍郎與太原張偉

竝以本官領衛大將軍樂安王範從事中郎範
太武寵弟西鎮長安允甚有匡益秦人稱之尋
被徵還樂平王丕西討上邽復以本官參丕軍
事以謀平涼州之勲賜爵汶陽子後奉詔領著
作郎與司徒崔浩述成國記時浩集諸術士考
校漢元以來日月薄蝕五星行度并譏前史之
失別為魏歷以示允允曰善言遠者必先驗於
近且漢元年冬十月五星聚於東井此乃歷術
之淺事今譏漢史而不覺此謬恐後之譏今猶

今之譏古浩曰所謬云何允曰案星傳金水二
星常附日而行冬十月日旦在尾箕昏沒於申
南而東井方出於寅北二星何因背日而行是
史官欲神其事不復推之於理浩曰欲為變者
何所不可君獨不疑三星之聚而怪二星之來
允曰此不可以空言爭宜更審之時坐者咸怪
唯東宮少傅游雅曰高君長於歷當不虛言也
後歲餘浩謂允曰先所論者本不經心及更考
究果如君語以前三月聚于東井非十月也又

謂雅曰高允之術陽源之射也衆乃歎服允雖
明於歷數初不推步有所論說惟游雅數以災
異問允允曰昔人有言知之甚難既知復恐漏
泄不如不知也天下妙理至多何遽問此雅乃
止尋以本官為秦王翰傳後敕以經授景穆甚
見禮待又詔允與侍郎公孫質李靈胡方回共
定律令大武引允與論刑政言甚稱旨因問允
萬機何者為先時多禁封良田又京師遊食衆
允因曰臣少也賤所知唯田請言農事古人云

方一里則為田三頃七十畝方百里則田三萬
七千頃若勸之則畝益三升不勸則畝損三升
方百里損益之率為粟二百二十二萬斛況以
天下之廣乎若公私有儲雖遇飢年復何憂乎
帝善之遂除田禁悉以授百姓初崔浩薦冀定
相幽并五州士數十人各起家為郡守景穆謂
浩曰先召之人亦州郡選也在職已久勤勞未
荅今可先補前召外任郡縣以新召者代為郎
吏又守令宰人宜使更事者浩固爭而遣之

聞之謂東宮博士管恬曰崔其不免乎苟逞其
非滿校勝於上何以能濟遼東公崔黑子有寵
於太武奉使并州受布千疋事發黑子問允主
上問我首乎諱乎允曰公幃幄寵臣荅詔宜實
中書侍郎崔鑿公孫質等咸言宜諱之黑子以
鑿等為親已怒而絕允而不以實對終獲罪戮
時著作令史閔湛郊禱性巧佞為崔浩信待見
浩所注詩書論語及易遂上疏曰馬鄭王賈不
如浩之精微請收藏境內諸書班浩所注并求

敕浩注禮傳。浩亦表薦湛有著作才。湛等又勸
浩刊所撰國史于石。以彰直筆。允聞之。謂著作
郎宋欽曰。閔湛所營分寸之間。恐為崔門萬世
之禍。吾徒無類矣。未幾而難作。初浩之被收。允
直中書省。景穆使召允。留宿宮內。翌日命驂乘
至宮門。謂曰。入當見至尊。吾自導御。朕至尊有
問。但依吾說。既入。見景穆。言允小心慎密。且微
賤。制由於浩。請赦之。帝召允。謂曰。國書皆浩作
不允曰。太祖記前著作郎鄧彥海所撰先帝記

及今記。臣與浩同作。然而臣多於浩。帝大怒曰。
此甚於浩。安有生路。景穆曰。天威嚴重。允迷亂
失次耳。臣向問。皆云浩作。帝問如東宮。不允曰。
臣罪應滅族。不敢虛妄。殿下以臣侍講。日久哀
臣宅命耳。實不問。臣不敢迷亂。帝謂景穆曰。直
哉。此亦人情所難。而能臨死不移。且對君以實。
貞臣也。寧失一有罪。宜宥之。允竟得免。於是召
浩前。使人詰惶惑。不能對。允事事申明。皆有條
理。時帝怒甚。敕允為詔。自浩以下。僮吏以上。一

百二十八人皆夷五族。允持疑不為，頻詔催切。允乞更一見，然後為詔。詔引前，允曰：「浩之所坐，若更有餘累，非臣敢知。直以犯觸罪不至死，帝怒命介士執允。景穆拜請，帝曰：『無此人，忿朕當有數千口死矣。』浩竟族滅，餘皆身死。宗欽臨刑，歎曰：『高允其殆聖乎！』景穆後讓允以不同已所導之言，而令帝怒。允曰：『夫史籍帝王之實錄，將來之炯誡，今之所以觀往，後之所以知今，是以言行舉動莫不備載。故人君慎焉，然浩世受殊

遇榮曜，當時私欲沒其公廉愛憎，蔽其直理。此浩之責也。至於書朝廷起動之迹，言國家得失之事，此為史之本體，未為多違。然臣與浩寔同其事，死生義無獨殊。誠荷殿下再造之慈，違心苟免，非臣之意。景穆動容稱歎。允後與人言曰：『我不奉東宮導旨者，恐負翟黑子也。』景穆季年頗親近左右，營立田園以收其利。允諫曰：『殿下國之儲貳，四海屬心。言行舉動萬方所則，而營立私田畜養鷄犬，乃至販酤市廛與人爭利，議

聲流布不可追掩夫天下者殿下之天下富有四海何求而不獲何欲而弗從而與販夫販婦競此尺寸願殿下少察過言斥出佞邪所在田園分給貧下如此則休聲日至詢議可除景穆不納景穆之崩也允久不進見後見升階歔歔悲不能止帝流淚命允使出左右莫知其故相謂曰允無何悲泣令至尊哀傷何也帝聞之召而謂曰汝不知高允悲乎崔浩誅時允亦應死東宮苦請是以得免今無東宮允見朕悲耳先

是敕允集天文災異使事類相從約而可觀允依洪範傳天文志撮其事要略其文辭凡為八篇帝覽而善之曰高允之明災異亦豈減崔浩乎及文成即位允頗有謀焉司徒陸麗等皆受重賞允既不蒙褒異又終身不言其忠而不伐皆此類也給事中郭善明性多機巧欲逞其能勸文成大起宮室允諫曰臣聞太祖道武皇帝既定天下始建都邑其所營立必因農隙今建國已久宮室已備永安前殿足以朝會萬國西

堂溫室足以安御聖躬紫樓臨望可以周視遠
近若廣脩壯麗為異觀者宜漸致之不可倉卒
計斫材軍士及諸雜役須二萬丁夫充作老小
供餉合四萬人半年可訖古人有言一夫不耕
或受其飢一婦不織或受其寒况數萬之衆其
所損費亦已多矣帝納之免以文成纂承平之
業而風俗仍舊婚娶喪葬不依古式乃諫曰前
朝之世屢發明詔禁諸婚娶不得作樂及葬送
之日歌謠鼓舞殺牲燒葬一切禁絕雖條旨久

班而不革變將由居上者未能悛改為下者習
以成俗教化陵遲一至於此待云爾之教矣人
齊效矣人君舉動不可不慎禮云嫁女之家三
日不息火娶妻之家三日不舉樂今諸王納室
皆樂部給伎以為嬉戲而獨禁細人不得作樂
此一異也古之婚者皆采德義之門妙簡貞閑
之女先之以媒娉繼之以禮物集寮友以重其
別親御輪以崇其敬今諸王十五便賜妻別居
然所配者或長少差舛或罪入掖庭而以作合

宗王妃嬪潘懿失禮之甚無復此過今皇子娶
妻多出宮掖令天下小人必依禮限此二異也
凡萬物之生靡不有死然葬者藏也死者不可
再見故深藏之昔堯葬槩林農不易畝葬葬蒼
梧市不改肆秦始皇作為地市下錮三泉死不
旋踵尸焚墓掘由此推之堯葬之儉始皇之奢
是非可見今國家營葬費損巨億一旦焚之以
為灰燼上為之而不輟而禁下人之必止此三
異也古者祭必立尸序其昭穆使亡者有馮致

食饗之禮今已葬之魂人直求貌類者事之如父
毋宴好如夫妻損敗風化黷亂情理莫此之甚
上未禁之下不改絕此四異也夫大饗者所以
定禮儀訓萬國故聖王重之至乃爵盈而不飲
肴乾而不食樂非雅聲則不奏物非正色則不
列今之大會內外相混酒醉喧曉罔有儀式又
俳優鄙褻汗辱視聽朝廷積習以為美而責風
俗之清純此五異也今陛下當百王之末踵晉
亂之弊而不矯然釐改以厲頽俗臣恐天下蒼

生永不聞見禮教矣。允如此非一帝從容聽之
或有觸迂帝所不忍聞者命左右扶出事有不
便允輒求見帝知允意逆屏左右以待之禮敬
甚重晨入暮出或積日居中朝臣莫知所論或
有上事陳得失者帝省而謂羣臣曰君父一也
父有是非子何為不作書於人中諫之使人知
惡而於家內隱處也豈不以父親恐惡彰於外
也今國家善惡不能面陳而上表顯諫以此豈
不彰君之短明已之美至如高允者真忠臣矣

朕有是非恒正言面論至朕所不忍聞者皆係
佞論說無所避就朕聞其過而天下不知其諫
豈不忠乎汝等在左右不曾聞一正言但伺朕
喜以求官汝等以弓刀侍朕徒立勞耳皆至公
王此人執筆匡我不過著作郎汝等不亦愧乎
於是拜允中書令著作如故司徒陸麗曰高允
雖蒙寵待而家貧布衣妻子不立帝怒曰何不
先言今見朕用之方言其貧是日幸允第唯草
屋數間布被緼袍厨中鹽菜而已帝歎息曰古

人之清貧豈有此乎即賜帛五百疋粟千斛拜
長子忱為長樂太守允頻表固讓帝不許初與
允同徵游雅等多至通官封侯及允部下吏百
數十人亦至刺史二千石而允為郎二十七年
不徙官時百官無祿允恒使諸子樵採自給初
尚書竇瑾坐事誅瑾子遵亡在山澤遵毋焦沒
入縣官後焦以老得免瑾之親故莫有恤者允
愍焦年老保護在家積六年遵始蒙赦其篤行
如此轉太常卿本官如故允上代都賦因以規

諷亦二京之流也時中書博士索敞與侍郎傅
默梁祚論名字貴賤者議紛紛允遂著名字論
以釋其惑甚有典證復以本官領秘書監解太
常卿進爵梁城侯初允與游雅及太原張偉同
業相友雅嘗論允曰夫喜怒者有生所不能無
也而前史載卓公寬中文饒洪量褊心者或之
弗信余與高子游處四十餘年未見是非喜愠
之色不亦信哉高子內文明而外柔弱其言呐
呐不能出口余常呼為文子崔公謂余云高生

豐才博學一代佳士所乏者矯矯風節耳余亦然之司徒之譴起於纖微及於詔責崔公聲嘶股戰不能一言宗欽以下伏地流汗都無人色高子敷陳事理申釋是非辭義清辯音韻高亮明主為之動容聽者無不稱善仁及僚友保茲元吉向之所謂矯矯者更在斯乎宗愛之任勢也威振四海嘗召百司於都坐王公以下望庭畢拜高子獨升階長揖由此觀之汲長孺可臥見衛青何抗禮之有向之所謂風節者得不謂

此乎知人故不易人亦不易知吾既失之於心內崔亦漏之於形外鍾期止聽於伯牙夷吾見明於鮑叔良有以也其為人物所推如此文成重允嘗不名之恒呼為令公令公之號播於四遠矣文成崩獻文居諒闇乙弗渾專擅朝命謀危社稷文明太后誅之引允禁中參決大政又詔允曰朕稽之舊典欲置學官於郡國卿儒宗元老宜與中秘二省參議以聞允表請制大郡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學生一百人次郡立博

士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八十人中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下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學生四十人其博士取博關經典履行忠清堪為人師者年限四十以上助教亦與博士同年限四十以上若道業夙成才任教授不拘年齒學生取郡中清望人行修謹堪束脩名教者先盡高門次及中等帝從之郡國立學自此始也後凡以老疾頻上表乞骸骨詔不許於是乃著告老詩又以昔歲同徵零落將盡感逝

懷人作徵士頌蓋止於應命其有命而不至則
關焉其著頌者中書侍郎固安侯范陽盧玄子
真郡功曹史博陵崔綽茂祖河內太守下洛侯
廣寧魏崇玄略上黨太守高邑侯庸寧常陟公
山征南大將軍從事中郎勃海高毗子翼征南
大將軍從事中郎勃海李欽道賜河西太守饒
陽子博陵許堪祖根中書郎新豐侯京兆杜銓
士衡征西大將軍從事中郎京兆韋閔友規京
兆太守趙郡李詵令孫太常博士鉅鹿公趙郡

李靈武符中書郎中即丘子趙郡李遐仲熙營
 州刺史建安公太原張偉仲業輔國大將軍從
 事申郎范陽祖邁征東大將軍從事申郎范陽
 祖侃士倫東郡太守蒲陰子中山劉策濮陽太
 守真定子常山許琛行司隸校尉中都侯西河
 宋宣道茂中書郎燕郡劉選彥鑒中書郎武恒
 子河間邢穎宗敬滄水太守浮陽侯勃海高濟
 叔仁太平太守原平子鴈門李熙士元祕書監
 梁郡公廣平游雅伯度廷尉正安平子博陵崔

建興祖廣平太守列人侯西河宋愔州主簿長
 樂潘符郡功曹長樂杜熙征東大將軍從事中
 郎中山張綱中書郎上谷張誕叔術祕書郎鴈
 門王道雅祕書郎鴈門閔弼衛大將軍從事中
 郎中山郎苗大司馬從事申郎上谷侯辯陳郡
 太守高邑子趙郡呂季才合三十四人其詞曰
 紫氣干天羣雄亂夏王龔祖征戎車屢駕掃盪
 遊氛克掄祆霸四海從風八垠漸化政教無外
 既寧且壹偃武橐兵唯文是恤帝乃虛求搜賢

採逸巖隱投竿異人竝出。疊疊盧生量遠思純。
鑽道據德遊藝依仁。旌弓既招釋褐投巾。攝齋
升堂嘉謀日陳。自東徂南躍馬馳輪。僭馮影附
劉以和親。茂祖煢單夙離不造。克已勉躬聿隆
家道。敦尚六經遊思文藻。終辭寵命以之自保。
燕常篤信百行靡遺。仕不苟進任理栖遲。居冲
守約好讓善推。思賢樂古如渴如飢。于翼致遠
道賜悟深。相期以義和若瑟琴。並參幕府俱發
德音。優遊卒歲聊以寄心。祖根運會克光厥猷。

仰經朝恩俯因德友。功雖後建爵寔先受。班同
舊臣位並羣后。士衡孤立內省靡疚。言不崇華
交不遺舊。以產則貧論道則富。所謂伊人寔邦
之秀。卓矣友規。稟茲淑量存彼大方。擯此細讓
神與理冥形隨流浪。雖屈王侯莫廢其尚。趙寔
名區世多竒士。山岳所鍾挺生三李。矯矯清風
抑抑容止。初九而潛望雲而起。說尹西都靈惟
作傳載訓。皇宮載理雲霧熙。雖中天迹階郎署
餘塵可挹。終亦顯著。仲業深長雅性清。到憲章

古式綢繆典誥時逢險艱當一其操納衆以仁
訓下以孝化洽龍川人歸其教邁則英賢侃亦
稱選聞達邦家名行素顯志在兼濟豈伊獨善
繩匠弗顧功不獲展劉許履忠竭力致躬出則
騁說入獻其功輜軒一舉撓燕下崇名彰魏世
享業亦隆道茂夙成弱冠播名與朋以信行物
以誠怡怡昆弟穆穆家庭發響九臯翰飛紫冥
頻煩省闈亦司于京刑以之中政以之平猗歟
彥鑒思參文雅率性任真器成非假靡矜于高

莫恥于下乃謝朱門歸迹林野宗敬延譽號為
四雋華藻雲飛金聲夙振中遇沉痾賦詩以訊
忠顯于辭理出于韻高滄朗達默識該通領新
悟異發自心胷質侔和璧文照雕龍耀姿天邑
衣錦舊邦士元先覺介焉不惑振袂來庭始賓
王國蹈方履正好是繩墨淑人君子其儀不忒
孔稱游夏漢美卿雲越哉伯度出類踰羣司言
祕閣作牧河汾移風易俗理亂解紛融彼滯義
渙此潛文儒道以析九流以分崔宋二賢誕性

英偉擢穎閭閻聞名象魏。寒寒儀刑邈邈風氣。達而不矜素而能貴。潘符樹尚杜熙好和清不潔流渾不同波。絕悒龍津止分常科幽而逾顯損而逾多。張綱柔謙叔術正直道雅洽聞弼爲兼識拔萃衡門俱漸鴻翼發憤忘食豈要斗食率禮從仁罔愆于式。失不繫心得不形色。郎苗始舉用均已試。智足周身言足爲誌。性協於時情敏於事。與今而同與古而異。物以利移人以酒昏。侯生潔已唯義是敦。日縱醇醪逾敬逾溫。

其在私室如涉公門。季才之性柔而執競。屈彼南秦申威致命。誘之以權矯之以正。帝道用光邊王內慶。群賢遭世顯名有代。志竭其忠才盡其槩。體襲朱裳腰紉雙佩。榮曜當時風高千載。君臣相遇理實難階。昔因朝命與之克諧。披襟散想解帶舒懷。此昕猶昨存亡奄垂。靜言思之衷心九摧。揮毫頌德潛爾增哀。皇興中詔允兼太常。至兖州祭孔子廟。謂允曰。此簡德而行勿有辭也。後允從獻文北伐。大捷而還。至武川鎮。

上北伐頌帝覽而善之帝時有不豫以孝文神
幼欲立京兆王子推集諸大臣以次召問允進
跪上前涕泣曰臣不敢多言以勞聖聽願陛下
上思宗廟託付之重追念周公抱成王之事帝
於是傳位於孝文賜允帛百疋以標忠亮又遷
中書監加散騎常侍雖久典史事然不能專勤
屬述時與校書郎劉模有所緝綴大較依續崔
浩故事準春秋之體而時有刊正自文成迄于
獻文軍國書檄多允作也末乃薦高閭以自代

以定議之勲進爵咸陽公尋授懷州刺史允秋
月巡境問人疾苦至邵縣見邵公廟廢毀不立
乃歎曰邵公之德闕而不祀為善者何望乃表
脩葺之允於時年將九十矣勸人學業風化頗
行然儒者優遊不以斷決為事後正光中中書
舍人河內常景追思允率郡中故老為允立祠
於野王之南樹碑紀德焉太和二年又以老乞
還鄉章十餘上卒不聽許遂以疾告歸其年詔
以安車徵允敕州郡發遣至都復拜鎮軍大將

軍領中祕書事固辭不許扶引就內改定皇誥
又被敕論集往世酒之敗德以為酒訓孝文覽
而悅之常置左右詔允乘車上殿朝賀不拜明
年詔允議定律令雖年漸期願而志識無損猶
心存舊職披考史書又詔曰允年涉危境而家
貧養薄可令樂部絲竹十人五日一詣允以娛
其志特賜允蜀牛一頭四望蜀車一乘素几杖
各一蜀刀一口又賜珍味每春秋致之尋詔朝
晡給御膳朔望致生酒衣服綿絹每月送給允

皆分之親故是時貴臣之門竝羅列顯官而允
子弟皆無官爵其廉退若此遷尚書散騎常侍
時延入備几杖詢以政事十年加光祿大夫金
章紫綬朝之大議皆諮訪焉其年四月有事西
郊詔御馬車迎允就郊所板殿觀矚馬忽驚奔
車覆傷眉三處孝文文明太后遣醫藥護療存
問相望司駕將處重坐允啓陳無恙乞免其罪
先是命中黃門蘇興壽扶持允曾雪中遇犬驚
倒扶者大懼允慰勉之不令聞徹興壽稱共允

曾
卷十九
接事三年不嘗見其忿色恂恂善誘誨人不倦
晝夜手常執書吟詠尋覽篤親念故虛已存納
雖處貴重志同貧素性好音樂每至伶人弦歌
鼓舞常擊節稱善又雅信佛道時設齋講好生
惡殺魏初法嚴朝士多見杖罰允歷事五帝出
人三省五十餘年初無譴咎始真君中以獄訟
留滯始令中書以經義斷諸疑事允據律評刑
三十餘載內外稱平允以獄者人命所係常歎
曰臯陶至德也其後英蓼先亡劉頊之際英布

黥而王經世雖久猶有刑之餘釁况凡人能無
咎乎性簡至不妄交遊獻文之平青齊徙其族
望於代時諸士人流移遠至率皆飢寒徙人之
中多允姻媾皆徒步造門允散財竭產以相贍
振慰問周至無不感其仁厚又隨其才能表奏
申用時議者皆以新附致異允謂取材任能無
宜抑屈先是允被召在方山作頌志氣猶不多
損談說舊事了無所遺十一年正月卒年九十
八初允每謂人曰吾在中書時有陰德濟救火

命若陽報不差吾壽應享百年矣先卒旬外微
有不適猶不寢卧呼醫請藥出入行止吟咏如
常孝文文明太后聞而遣醫李脩往脉視之告
以無恙脩入密陳允榮衛有異懼其不久於是
遣使備賜御膳珍羞自酒米至于鹽醢百有餘
品皆盡時味及牀帳衣服茵被几杖羅列於庭
王官往還慰問相屬允喜形於色語人曰天恩
以我篤老大有所賚得以贍客矣表謝而已不
有他慮如是數日夜中卒家人莫覺詔給絹一

千疋布二千疋綿五百斤錦五十疋雜綵百疋
穀千斛以周喪用魏初以來存亡蒙賚者莫及
朝廷榮之將葬贈侍中司空公冀州刺史將軍
公如故謚曰文賜命服一襲允所製詩賦詠頌
箴論表讚誄左氏釋公羊釋毛詩拾遺雜解議
何鄭膏肓事凡百餘篇別有集行於世允尤明
算法為算術三卷子忱字士和位長安太守為
政寬惠百姓安之後例降爵為侯卒子貴賓襲
忱弟懷字士仁恬淡退靜位太尉東陽王不諮

議參軍子綽字僧裕少孤恭敏自立身長八尺
腰帶十圍沈雅有度量博涉經史稍遷洛陽令
為政強直不避豪右京邑憚之延昌初尚書右
丞後為御史中尉元匡奏高聰及綽朋附高肇
詔並原罪歷豫并二州刺史卒謚文簡兄弟推
字仲讓早有名譽大延中以前後南使不稱妙
簡行人游雅薦推應選詔兼散騎常侍使宋南
人稱其才辯卒於建業贈臨邑子謚曰恭推弟
爨字季和亦有文才太武每詔徵辭疾不應恒

笑允屈折久官栖泊京邑常從容於家州辟主
簿卒孫市賓永熙中開府從事中郎始神麈中
允與從叔濟族兄毗及同郡李金俱被徵濟位
滄水太守浮陽子卒贈冀州刺史謚曰宣子矯
襲矯弟遵字世禮賤出其兄矯等常欺侮之及
父亡不令在喪位遵遂馳赴平城歸允允為作
計乃為遵父舉哀以遵為喪主京邑無不吊集
朝貴咸識之徐歸奔赴免喪後為營宦路遵感
成益之恩事允如諸父涉歷文史頗有筆札隨

萬曆二十年
七百三十一
三百三十一

都將長廣公侯窮奇等平定三齊以功賜爵高昌男補安定王相撰太和安昌二殿畫圖後與中書令高閭增改律令進中書侍郎假中書令詣長安刊燕宣王廟碑進爵安昌子使濟兗徐三州觀風理訟進中都令及新制衣冠孝文恭薦宗廟遵形貌莊潔音氣雄暢常兼太祝令跪贊禮事為俯仰之節粗合儀矩由是帝頗識待之後與游明根高閭李冲等人議律令親對御坐時有陳奏出為齊州刺史建節歷本州宗鄉

改觀而矯等彌妬毀之遵性不廉清在中書時每假歸山東必借備騾馬將從百餘屯逼人家不得絲縑滿意則詬詈不去旬月之間縑布千數郡邑苦之既莅方岳本意未弭選召僚吏多所取納又其妻明氏家在齊州母弟舅甥共相憑屬爭取貨利嚴暴非理殺害甚多貪酷之響帝頗聞之及車駕幸鄴遵自州來朝會有赦宥遵臨還州請辭帝於行宮引見諄讓之遵自陳無負帝厲聲曰若無遷都赦必無高遵矣又卿

非唯貪恠又虐於刑法謂何如濟陰王猶不免於法卿何人而為此行自今宜自謹約還州仍不悛革齊州人孟僧振至洛訟導詔廷尉少卿鄧述窮鞫皆如所訴先沙門道登過導導以道登荷眷於孝文多奉以貨深託仗之道登屢因言次申啓救導帝不省納遂詔述賜導死時導子元榮詣洛訟寃猶恃道登不時還赴道登知事決方乃遣之導恨其妻不與訣別處沐浴引椒而死元榮學尚有文才長於几案位兼尚書

右丞為西道行臺至高平鎮遇城翻被害導弟次文雖無位宦而貲產巨萬導每責其財又結憾於導吉凶不相徃反時論責之毗字子翼鄉邑稱為長者位征南從事中郎初允所引劉模者長樂信都人頗涉經籍允撰脩國記選為校書郎與其緝著常令模帶持管籥每日同入史閣接膝對筵屬述時事允年已九十手目稍衰多遣模執筆而占授裁斷之如此者五六歲允所成篇卷模預有功太和中除南潁川太守王

肅之歸闕路經縣瓠羈旅窮悴時人莫識模獨
經給所須弔待以禮肅深感其意及肅臨豫州
模猶在郡徵報復之由是為新蔡太守在二郡
積十年寬猛相濟頗有聲稱遷陳留太守時年
七十餘矣而飾老隱年昧禁自效遂家於南潁
川不復歸其舊鄉矣

祐字子集允之從祖弟也本名禧以與咸陽王
同名孝文賜名焉祖展慕容寶黃門郎道武平
中山徙京師卒於三都大官父謹從太武滅赫

連昌以功賜爵南皮子與崔浩共參著作位中
書侍郎給事中翼青二州中正假散騎常侍菴
縣侯使高麗卒贈冀州刺史假滄水公謚曰康
祐兄祚襲爵位東青州刺史祐博涉書史好文
字雜說性通放不拘小節自中書學生再遷中
書侍郎賜爵建康子文成末兗州東郡吏獲二
異獸送之京師時無識者詔以問祐祐曰此是
三吳所出厥名鮫鯉餘域率無今我獲之吳楚
之地其有歸國乎又有人於靈丘得玉印一以

獻詔以示祐祐曰印上有籀書二字文曰宋壽壽者命也我獲其命亦是歸我之徵獻文初宋義陽王昶來奔薛安都等以五州降附時謂祐言有驗孝文初拜祕書令後與丞李彪等奏曰尚書者記言之體春秋者錄事之辭尋覽前志斯皆司勳之實錄也惟聖朝創制上古開基長發自始祖以後至於文成其間世數久遠是以史弗能傳臣等踈漏忝當史職披覽國記竊有志焉愚謂自王業始基庶事草創皇始以降光

宅中土宜依遷固大體令事類相從紀傳區別表志殊貫如此脩綴事可備書著作郎已下請取有才用者參造國書如得其人三年有成矣帝從之孝文嘗問祐比水旱不調何以止災而致豐稔祐曰堯湯之運不能去陽九之會陛下道同前聖其如小旱何但當旌賢佐政則災消禳至矣又問止盜之方祐曰苟訓之有方寧不易息當須宰守貞良則盜賊止矣祐又上疏云今選舉不采職政之優劣專簡年勞之多少斯

非盡木之謂宜棄彼朽勞唯才是舉又勲舊之
臣年勤可錄而木非撫人者則可加以爵賞不
宜委以方任所謂王者可私人以財不私人以
官者也帝皆善之加給事中冀州大中正時李
彪專統著作祐為令時開豫而已出為西兗州
刺史假東光侯鎮滑臺祐以郡國雖有太學縣
黨宜有黌序乃縣立講學黨立教學村立小學
又令一家之中自立一碓五家之外共造一井
以給行客不聽婦人寄舂取水又設禁賊之方

令五五相保若盜發則連其坐初似煩碎後風
化大行寇盜止息轉宋王劉昶傳以參定律令
賜帛粟馬等昶以其舊官年耆雅相祗重拜光
祿大夫傳如故昶薨徵為宗正卿而祐留連彭
城久不赴僕射李冲奏祐無事稽命處刑三歲
以贖論免卿任復為光祿卒太常謚曰煬侯詔
曰不遵上命曰靈可謚為靈子和璧字僧壽有
學尚位中書博士早卒和璧子顥字門賢學涉
有時譽襲爵建康子仕輔國將軍朝散大夫贈

滄州刺史謚曰惠子德正襲

德正幼而敏慧有風神儀表初為齊文宣儀同
開府參軍尋知管記事甚相親狎累遷相府掾
神武委以腹心徙給事黃門侍郎方雅周慎動
見稱述文襄嗣業如晉陽文宣在鄴居守令德
正參機密彌見親重文襄之崩勳將等以續戎
事重勸文宣早赴晉陽文宣不決夜中召楊愔
杜弼崔季舒及德正等策始定以愔從令德正
居守以為相府司馬專知門下事德正與文宣

舊昵愛言無不盡散騎常侍徐之才館客宋景
業先為天文圖讖學又陳山提家客楊子術有
所援引並因德正勸文宣行禪代事德正又固
請文宣恐情不決自請赴鄴與愔言乃定還未
至而文宣便發晉陽至平城都召諸勳將入告
以禪讓事諸將莫敢荅者時杜弼為長史密啓
文宣恐關西因此自稱義兵挾天子而東向將
何以待之才云今若先受魏禪關西自應息心
縱欲屈強止當逐我稱帝弼無以荅文宣以衆

意未叶又先得太后旨云汝父如龍汝兄如猛獸皆以帝王之重不敢妄據尚以人臣終何欲行舜禹事此正是高德正教汝又說者以為昔周武王再駕盟津然始革命於是乃旋晉陽自是居常不悅徐之才宋景業等每言卜筮雜占陰陽緯候必宜以五月應天命德正亦敦勸不已仍白文宣追魏收收至今撰禪讓詔冊九錫建臺及勸進文表至五月初文宣發晉陽德正又錄在鄴諸事條進於文宣文宣令陳山提馳

驛齋事條并密書與楊愔山提以五月至鄴愔即召太常卿邢邵七兵尚書崔陵度支尚書陸操太子詹事王昕給事黃門侍郎陽休之中書侍郎裴讓之等議撰儀注六日要魏太傅咸陽王坦錄尚書事濟陰王暉業等摠集引入北官留于東齋受禪後乃放還宅文宣發至前亭所乘馬忽倒意甚惡之至平城都便不復肯進德正與徐之才苦請曰山提先去恐其漏泄不果即命司馬子如杜弼馳驛續入觀察物情七

日子如等至鄴衆人以事勢已決無敢異言
日文宣至城南頓所時既未行詔敕諸公文書
唯云奉約束德正及楊愔宣署而已受禪日堯
難宗染赤雀以獻帝尋知之亦弗責也是日即
除德正為侍中又領宗正卿尋遷吏部尚書侍
中如故封藍田縣公天保七年遷尚書右僕射
兼侍中食勃海郡幹德正與尚書令楊愔綱紀
朝政多有弘益文宣末年縱酒酣醉德正屢進
忠言帝不悅又謂左右云高德正恒以精神陵

逼人德正甚憂懼乃移疾屏居佛寺兼學坐禪
為退身之計帝謂楊愔曰我大憂高德正其疾
何似愔知帝內忌之由是答云陛下若用作翼
州刺史病即自瘥帝從之德正見除書而起帝
大怒謂曰聞爾病我為爾計親以刀子刺之血
流露地又使曳下斬去其趾劉桃枝捉刀不敢
下帝起臨陛切責桃枝桃枝乃斬足之五指帝
怒不解禁德正於門下省其夜開城門以羶糞
送還家旦日德正妻出寶物滿四牀欲以寄人

帝奄至其宅見而怒曰我府藏猶無此物詰其所從得皆諸元賂之也遂曳出斬之妻出拜謝又斬之并其子司徒東閣祭酒伯堅亦見害後文宣謂群臣曰高德正當言宜用漢除鮮卑此即合死又教我誅諸元我今殺之為諸元報讎也帝後悔贈太保冀州刺史謚曰康嫡孫王臣襲爵藍田縣公給事中通直散騎侍郎德正次子仲武京畿司馬平原郡守顯弟雅字興賢有風度位定州撫軍府長史天平中追贈冀州刺

史子德範早有令問位任城太守卒雅弟諒字脩賢少好學多識強記居喪以孝聞太和末京兆王愉開府辟召孝文妙簡僚佐諒與隴西李仲尚趙郡李鳳起等同時應選正光中加驍騎將軍為徐州行臺至彭城屬元法僧反逼諒同之不從見害贈滄州刺史又詔以諒臨危授命復贈使持節平北將軍幽州刺史優授一子出身謚曰忠侯諒造親表譜錄四十餘卷自五世以下內外曲盡覽者服其博記祐從父弟翼字

次同豪俠有風神孝昌末葛榮作亂朝廷以翼
山東豪右即家拜渤海太守翼率合境徙居河
濟間魏朝因置東冀州以翼為刺史封樂城縣
侯俄除定州刺史以賊亂不行及尔朱兆弑莊
帝翼保境自守卒中興初贈使持節侍中太保
錄尚書六州諸軍事冀州刺史謚曰文宣子乾
乾字乾邕性明悟俊偉有智略美音容進止都
雅少時輕俠長而脩改輕財重義多所交結起
家拜員外散騎侍郎稍遷員外散騎常侍魏孝

莊之居藩也乾潛相託附及尔朱榮入洛乾東
奔於翼乾兄弟本有從橫志見榮殺害人士謂
天下遂亂乃率河北流人於河濟間受葛榮官
爵莊帝遣右僕射元羅巡撫三齊乾兄弟相率
出降朝廷以乾為給事黃門侍郎兼武衛將軍
尔朱榮以乾前罪不應復居近要莊帝聽乾解
官歸鄉里於是招納驍勇以射獵自娛及榮死
乃馳赴洛陽莊帝見之大喜以乾兼侍中加撫
軍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鎮河北又以弟昂為通

直散騎常侍平北將軍令俱歸招集鄉閭為表
裏形援帝親送于河橋上舉酒指水曰卿兄弟
翼部豪傑能令士卒致死京城儻有變可為朕
河上一揚塵乾垂涕受詔昂援劍起僂誓以死
繼之及介朱氏既弑害遣其監軍孫白雞率百
餘騎至翼州託言括馬其實欲因乾兄弟送馬
收之乾既宿有報復之心而白雞忽至知欲見
圖將先發以告前河內太守封隆之隆之父先
為介朱榮所殺聞之喜曰國恥家怨痛入骨髓

乘機而發今正其時謹聞命矣二月乾與昂潛
勒壯士夜襲州城執刺史元疑射白雞殺之於
葛榮殿為莊帝舉哀素服乾升壇誓眾詞氣激
揚涕泗交集將士莫不感憤欲奉次周為王次
同日和鄉里我不及封皮乃推隆之為大都督
行州事隆之欲逃昂勃然作色拔刀將斫隆之
隆之懼乃受命北受幽州刺史劉靈助節度俄
而靈助被介朱氏禽屬齊神武出山東揚聲以
討乾為辭眾情惶懼乾謂之曰高晉州雄才蓋

世不居人下且介朱弒主肆虐正是英雄效節之時今者之來必有深計勿憂吾將諸君見之乃間行與封隆之子子繪俱迎於滏陽因說神武曰介朱氏酷逆痛結人神凡厥生靈莫不思奮明公威德素著天下傾心若兵以忠亡則屈強之徒不足為明公敵矣鄙州雖小戶口不減十萬穀秣之稅足濟軍資願公熟詳其計神武大咲曰吾事諧矣遂與乾同帳而寢呼乾為叔父乾旦日受命而去時神武雖內有遠圖而外

迹未見介朱羽生為殷州刺史神武密遣李元忠於封龍山舉兵逼其城令乾率眾偽往救之乾遂輕騎入見羽生偽為之計羽生出勞軍彭樂側從馬上禽斬之遂平殷州又共定策推立中興主拜侍中司空公是時軍國草創乾父喪不得終制及孝武立天下初定乾乃表請解職行三年之禮詔聽解侍中司空如故封長樂郡公乾雖求退不謂便見從許既去內侍朝政空關居常怏怏孝武將貳於神武欲乘此撫之於

華林園宴罷獨留乾謂曰司空奕世忠良今日復建殊效相與雖則君臣實義同兄弟宜共立盟約勒逼之乾曰臣以身許國何敢有二乾雖有此對然非其本心事出倉卒又不謂孝武便有異志遂不固辭亦不啓神武帝以乾為誠已時禁園養部曲稍至千人驟令元士弼王思政詣賀拔岳計又以岳兄勝為荊州刺史乾謂所親曰難將作矣禍必及吾乃密以啓神武神武召乾問之乾因勸神武受禪神武以袖掩其口

曰勿復言今啓叔復為侍中門下之事一以仰委及頻請而帝不答乾懼變啓神武求為徐州乃以乾為開府儀同三司徐州刺史將行帝聞其與神武言怒使謂神武曰高乾與朕私盟今復反覆神武聞其與帝盟亦惡之乃封其前後密啓以聞帝對神武使詰乾乾曰臣以身奉國義盡忠貞陛下既有異圖更言臣反覆以匹夫加諸尚或難免况人主推惡何以逃命所謂欲加之罪其無辭乎功大身危自昔然也若死而

有知差無負莊帝詔遂賜死於門下省年三十
七臨死時武衛將軍元整監刑謂曰頗有書及
家人乎乾曰吾諸弟分張各在異處今日之事
想無全者兒子既小未有所識亦恐巢傾卵破
夫欲何言後神武討斛斯椿等謂高昂曰若早
用司空策豈有今日之舉天平初贈太師錄尚
書事冀州刺史謚曰文昭以長子繼叔襲祖次
同樂城縣侯令第二子呂兒襲乾爵乾弟慎字
仲密頗涉文史與兄弟志尚不同偏為父所愛

歷位滄州刺史東南道行臺尚書光州刺史加
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時天下初定聽慎以本
鄉部曲數千自隨為政嚴酷又縱左右吏人苦
之乾死仲密棄州將歸神武武帝敕青州斷其
歸路慎間行至晉陽神武以為大行臺左丞轉
尚書當官無所迴避累遷御史中尉選用御史
多其親戚鄉閭不稱朝望文襄奏令改選焉慎
前妻吏部郎中崔暹妹為慎棄暹時為文襄委
任乃為暹高嫁其妹禮夕親臨之慎後妻趙郡

李徽伯女也。豔且慧，兼善書記，工騎乘。慎之為滄州甚重，沙門顯公夜常語，久不寢。李氏患之，構之於慎，遂被拉殺。文襄聞其美，挑之不從，衣盡破裂。李以告慎，慎由是積憾。且謂暹構已遂罕所糾劾，多行縱捨。神武嫌責之，彌不自安。出為北豫州刺史，遂據武牢降西魏。慎先入關，周文率眾東出，敗於芒山。慎妻子盡見禽，神武以其家勲，啓慎一房配沒而已。仲密妻逆口行中，文襄盛服見之，乃從焉。西魏以慎為侍中、司徒。

遷太尉慎弟昂

昂字敖曹，其母張氏始生一男，二歲令婢為湯將浴之，婢置而去，養猿繫解，以兒投鼎中爛而死。張使積薪於村外，縛婢及猿焚殺之，揚其灰於漳水，然後哭之。昂性似其母，幼時便有壯氣，及長，倣儻，膽力過人，龍犀豹頸，姿體雄異。其父為求嚴師，令加捶撻，昂不遵師訓，專事馳騁，每言男兒當橫行天下，自取富貴，誰能端坐讀書？作者博士也。其父曰：此兒不滅吾族，當大吾門。

以其昂藏敖曹故以名字之少與兄乾數為劫掠鄉閭畏之無敢違忤兄乾求博陵崔聖念女為婚崔氏不許昂與兄往劫之置女村外謂兄曰何不行禮於是野合而歸乾及昂等並劫掠父次同常繫獄中唯遇赦乃出次同語人曰吾四子皆五眼我死後豈有人與我一鋏土邪及次同死昂大起冢對之曰老公子生平畏不得一鋏土今被豎竟知為人否昂以建義初兄弟共舉兵既而奉魏莊帝旨散眾仍除通直散騎

侍郎封武城縣伯與兄乾俱為介朱榮所黜免歸鄉里陰養壯士又行抄掠榮聞惡之密令刺史元仲宗誘執昂即送晉陽及入洛將昂自隨禁於驄牛署既而榮死莊帝即引見勞勉之時介朱世隆還逼宮闕帝親臨大夏門指麾處分昂既免縲紲被甲橫戈與其從子長命推鋒徑進所向披靡帝及觀者莫不壯之即除直閤將軍賜帛千疋昂以寇難尚繁乃請還本鄉招集部曲仍除通直散騎常侍加北平將軍及聞莊

帝見害京師不守遂與父兄據信都起兵余朱
世隆從叔殷州刺史羽生率五千人掩至龍尾
坂昂將十餘騎不擐甲而馳之乾城守繩下五
百人追救未及而昂已交兵羽生敗走昂馬稍
絕世左右無不一當百時人比之項籍神武至
信都開門奉迎昂時在外略地聞之以乾為婦
人遺以布裘神武使世子澄以子孫禮見之昂
乃與俱來後廢帝立除冀州刺史以終其身仍
為大都督率眾從神武破余朱兆於廣阿又討

四胡於韓陵昂自領鄉人部曲王桃湯東方老
等三千人神武將割鮮卑兵十餘人共相參合
對曰教曹所將部曲練習已久不煩更配神武
從之及戰神武軍小却兆等方乘之昂與蔡儁
以千騎自栗園出橫擊兆軍大敗是日微昂等
神武幾殆太昌初始之冀州尋加侍中開府進
爵為侯及兄乾被殺乃將十餘騎奔晉陽神武
向洛陽令昂為前驅武帝入關中昂率五百騎
倍道兼行至嶺陝不及而還尋行豫州刺史天

平初除侍中司空公昂以兄乾薨此位固辭不
拜轉司徒公好著小帽世因稱司徒帽神武以
昂為西南道大都督徑趣商洛昂度河祭河伯
曰河伯水中之神高敖曹地上之虎行經君所
故相決酌時山道峻阻巴寇守險昂轉鬪而進
莫有當鋒遂克上洛獲西魏洛州刺史泉企并
將數十人欲入藍田關會竇泰失利神武召昂
昂不忍棄眾力戰全軍而還時昂為流矢所中
創甚顧左右曰吾死無恨恨不見季式作刺史

耳神武聞之馳驛啓季式為濟州刺史昂還復
為軍司大都督統七十六都督與行臺侯景練
兵於武牢御史中尉劉貴時亦率眾在焉昂與
北豫州刺史鄭嚴祖握槊貴召嚴祖昂不時遣
枷其使使者曰枷時易脫時難昂使以刀就枷
刎之曰何難之有貴不敢校明日貴與昂坐外
白河役夫多溺死貴曰頭錢價漢隨之死昂怒
拔刀斫貴貴走出還營昂便鳴鼓會兵攻之侯
景與翼州刺史万俟受洛解之乃止時鮮卑共

輕中華朝士唯憚昂神武每申令三軍常為鮮
卑言昂若在列時則為華言昂嘗詣相府欲直
入門者不聽昂怒引弓射之神武知而不責性
奸為詩言甚陋鄙神武每容之元年進封京兆
郡公與侯景等同攻獨孤信於金墉與周文帝
戰敗於苜陰死之是役也昂使奴京兆候西軍
京兆於傳婢強取昂佩刀以行昂執殺之京兆
曰三度救公大急何忍以小事賜殺其夜夢京
兆以血塗已寤而怒使折其二脛時劉桃棒在

勃海亦夢京兆言訴得理將公付賊桃棒知昂
必死遽奔焉昂心輕敵建旗蓋以陵陣西人盡
銳攻之一軍皆沒昂輕騎東走河陽城太守高
永洛先與昂隙閉門不受昂仰呼求繩又不得
拔刀穿闔未徹而追兵至伏於橋下追者見其
從奴持金帶問昂所在奴示之昂奮頭曰來與
爾開國公追者斬之以去先是昂夢為此奴所
殺以告盧武將殺之武諫乃止果及難時年四
十八桃棒會喪於路神武聞之如喪肝膽杖永

洛二百西魏賞斬昂首者布絹萬段歲歲稍與之周亡猶未充贈太師大司馬太尉公錄尚書事冀州刺史謚曰忠武西魏尋歸教曹首猶可識先是有鵲巢於庭中地上家人怪之及其首函至置正當巢處葬後其妻張氏常見教曹夜來旦去有若生平傍人莫見唯犬隨而吠之歲餘乃絕其故吏東方老為南兗州刺史追慕其恩為立祠廟靈像既成頭上折裂改而更作裂如初見者咸稱神異子突騎嗣早卒文襄復親

簡昂諸子以第三子道額嗣皇建初追封昂永昌王以道額襲武平末開府儀同三司入周為儀同大將軍隋開皇中卒于黃州刺史

昂弟季式字子通亦有膽氣太昌初累遷尚食典御尋加驃騎大將軍天平中為濟州刺史季式兄弟貴盛並有勳於時自領部曲千餘人馬八百疋衣甲器仗皆備故能追督境內賊盜多致克捷時濮陽人杜靈椿等又陽平路叔文徒黨各為亂季式並討平之有客常謂季式曰濮

陽陽平乃是畿內何忽遣私軍遠戰季式曰我
與國家同安危豈有見賊不討之理若以此獲
罪吾亦無恨芒山之敗所親部曲請季式奔梁
季式曰吾兄弟受國厚恩與高王共定天下一
旦傾危而亡之不義是役也兄昂歿焉興和中
行晉州事解州仍鎮永安季式兄慎以武牢叛
遣信報季式季式奔告神武神武待之如初武
定中除侍中尋加薊州大中正都督以前後功
加儀同三司天保初封乘氏縣子尋遷太常卿

仍為都督隨司徒潘樂征江淮間為私使樂人
於邊境交易還京坐被禁止尋赦之四年夏發
疽卒贈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冀州刺史謚曰恭
穆季式豪率好酒又恃舉家勲功不拘檢節與
光州刺史李元忠生平遊款在濟州夜飲憶元
忠開城門令左右乘驛馬持一壺酒往光州勸
之朝廷知而容之兄慎叛後少時解職黃門郎
司馬消難左僕射子如之子又是神武胥勢盛
當時因退食暇尋季式酣歌留宿旦日重門並

關消難固請去季式曰君以地勢脅我邪消難
 拜謝請出終不見許酒至不肯飲季式索車輪
 括消難頸又更索一車輪自括頸引滿相勸消
 難不得已笑而從之方俱脫車輪更留一宿及
 消難出方具言之文襄輔政白魏帝賜消難美
 酒數石珍羞十饗并令朝士與季式親狎者就
 季式宅宴集其被優遇如此自昂起兵為羽翼
 者有呼延族劉貴珍劉長秋東方老劉士榮成
 五彪韓願生劉桃樵隨其建義者有李希光劉

叔宗劉孟和等名顯可知者列之後云東方老
 安德萬人與昂為部曲文宣受禪封陽平縣伯
 位南兖州刺史後與蕭軌等度江沒李希光勃
 海脩人初隨高乾起兵後位儀同三司揚州刺
 史文宣責陳武帝廢蕭明命儀同蕭軌率希光
 東方老裴英起王敬寶步騎數萬以天保七年
 三月度江襲克石頭城五將名位相侔英起以
 侍中為軍司蕭軌與希光竝為都督軍中抗禮
 動必垂張頓軍丹陽城下遇霖雨五十餘日故

致敗將卒俱死軍士得還者十二三劉叔宗名
纂樂陵平昌人歸昂位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
劉孟和名協浮陽饒安人聚眾附昂兄弟位終
大丞相司馬坐事死其餘並不知所終云神武
初起兵范陽盧曹亦以勇力稱為介朱氏守據
薊神武厚禮召之以昂相擬曰宜來與從叔為
二曹曹愠曰將田舍兒比國士遂率其徒自薊
入海島得長人骨以鬪髀為馬皂脰長丈六尺
以為二稍送其一於神武諸將莫能辨用唯彭樂

強舉之未幾曹遇疾恫聲聞於外巫言海神為
祟遂卒其徒五百人皆服斬衰葬畢潛散曹身
長九尺鬚面甚雄臂毛逆如楮鬣力能拔樹性
弘毅方重常從容雅服北州敬仰之嘗臥疾猶
申足以舉二人蠕蠕寇范陽曹登城射之矢出
三百步投弓於外羣虜莫能彎乃去之時有沙
門曇讚號為神力唯曹與之角焉曇讚聞叫聲
則勝

論曰高允踐危禍之機抗雷電之氣處死夷然

忘身濟難卒悟明主保己全名自非體隣知命
鑒昭窮達亦何能若此宜光寵四世終享百齡
有魏以來斯人而已僧裕藝用有聞聿脩之義
世禮貪而無道能無及乎子集學業優通知名
前世儒俊之風門舊不殞德正受終之際契叶
亂臣雖鍾淫虐而名亦茂矣乾邕兄弟不階尺
土之資奮臂河朔自致勤王之舉神武因之以
成霸業但以非潁川元從異豐沛故人腹心之
寄有所未允露其啓䟽假手天誅枉濫之極莫
或過此昂之膽力氣冠萬夫韓陵之下風飛電
擊然則齊氏元功一門而已其餘託而義唱亦
足稱云

國朝文獻通考卷之九十九

甲寅年十一月廿一日見

神宗皇帝

國朝文獻通考

文獻通考

聖朝開創及元成一門而已其簡括所錄皆亦
近世出傳之類不無缺遺夫神宗皇帝

